

幽 默 叢 書 之 一

(原名選民)

文 博 士

老舍著

刊 社 書 者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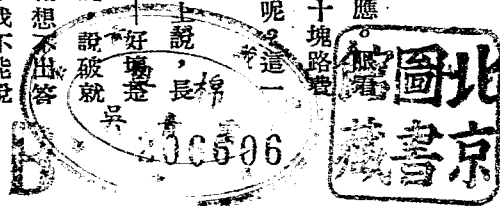
3 2169 4725 3

序

作者書社出版部早就約我寫篇較長的文章，有種種原因，使我不敢答應。到寒假了，出版部先生的信又來到，附着請帖，約定在香港吃飯。賠上幾十塊路費也得去呀，交情要緊。繼而一想，不賠上路費而也能圓上臉，有沒有辦法呢？這一想，便中了計：寫文章吧，沒有旁的可說。答應了。

答應了，寫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可真難倒了英雄好漢。大體上說，長篇總是小說嘍；我沒有寫詩史的本領，對戲劇是超等外行。只能寫小說——好壞是另一問題。寫什麼呢？想了好久，題目決定為「文博士」是什麼呢？不能說不能說了。內容？還是不能說，沒想出來呢，再逼我，要上吊去了。我實在想不出答覆來。這不是發牢騷，也不是道歉，這是廣告。廣告不可騙人過甚，所以我不能說：讀完此篇，獨得十五萬元，也算序。

九四〇，十二，五，老舍於瀛上



文 博 士

老 舍

(一)

每逢路過南門或西門，看見那破爛的城樓與城牆上的炮眼，文博士就覺得一陣惡心，像由飯菜裏吃出個蒼蠅來那樣。惡心，不是傷心。文博士並不十分熱心記着已過去的事。他是覺得這樣的破東西不應該老擺在大街上；能修呢，修；不能修呢，乾脆拆去！既不修理，又不拆去，這就見出中國的沒希望。

中國的所以沒希望，第一是因爲沒有人才，第二是因爲有幾個人才而國家社會不曉得去拔用。文博士這麼想。以他自己說吧，回國已經半年了，還沒找到事情作。上海，南京，北平，都跑過了，空費了些路費與帶博士頭銜的名片，什麼也沒弄到手。最後，他跑到濟南來；一看見破城樓便惡心。

當他初回來的時候，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國與美國比，這不僅是原諒中國，也是

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過高。按理說，他一回來便應得到最高的地位與待遇。倘若能這樣，他必定沒有方法來救這個落伍的國家；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來，至少他有那一套美國辦法可以應用。算算看吧，全國可有多少博士？可有多少在美國住過五年的？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可是，他早就預備好作退一步想，事情不要操之過切，中國是中國；他只希望每月進四五百塊錢，慢慢的先對付着，等到羽翼已成，再向頂高的地方飛。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會的最上層去，不過須緩緩的來，由教授或司長之類的地位往上爬，即使爬不上去，也不至於再往下落。志願要大，步驟要穩，他不敢希望這個社會真能一下子就認清博士的價值。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國，因為自己到底得在這裏施展本事——往不好聽裏說，是必須在中國掙飯吃。他想了想好了，既是得吃中國飯，就得——不管願意不願意——同情於這些老人民，承認他們是他的同胞，可憐他們，體諒他們。即使他們不能事事處處按照美國標準來供養他，他也只好將就着，忍受着，先弄個四五百元的混着事。

回來半年了，半年了，竟自沒他的事作！他並沒因此而稍微懷疑過自己；他的本事，他的博士學位，不會有什麼錯兒，不會。那麼，錯處是在國家與社會，一個瞎了眼的國家，一個不識好歹的社會，他沒辦法。他，美國博士，不能從下層社會拾個飯碗，搶點飯吃；他必須一坐就坐在樓上。要是他得從掃地挑水作起，何必去上美國得博士？他開始厭惡這個不通情理的社會，處處惹他惡心，那個城樓就是中國辦法的象徵。假若不為掙錢吃飯，他真不想再和這個破社會有什麼來往！這個社會使他出不來氣。

更可氣的是，以能力說，他在留學生裏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在留學生裏能露兩手兒，可是容易的事？哼，到了國內，反倒一天到晚皮鞋擦着土路，楞會找不到個事：他真想狂笑一場了。

在留學期間，他就時時處處留着神，能多交一個朋友便多交一個，爲是給將來預備下幫手。見着誰，他也不肯輕易放過，總得表示出：「咱們聯合起來，將來回

到國內，這是個勢力！」對比他錢多，身分高的，他特別的注意，能夠於最短期間變成在一塊兒嘀咕的朋友。比他身分低的，他也不肯冷淡。他知道這些苦讀書的青年都有個光明的將來，他必須拉攏住他們，鼓勵他們：『咱們聯合起來，一羣人的勢力必定比一個人的大；捧起一個，咱們大家就都能起來！咱們不愁；想當初，一個寒士中了狀元，馬上妻財位祿一概俱全。咱們就是當代的狀元，地位，事業，都給咱們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兒的富家也應當連人帶錢雙手捧送過來！不是咱們的希望過高，是理應如此！』這個，即使打不動他們的心，到底大家對他親密了一些。自然也有幾個根本不喜歡聽這一套的，可是他也並不和他們紅着臉爭辯，而心裏說：有那麼一天，你們會想起我的話來！

這樣，貧的富的都以他爲中心而聯合起來——至少是他自己這麼覺得——他越來越相信自己的才力與手腕。有時候篤肯少讀些書，他也不肯放棄這種交際與宣傳。留學生中彼此有什麼一點小的衝突，他總要下工夫去探聽，猜測，而後去設法調

解。他覺得他是摸住大家的脈路，自己是他們的心房，他給大家以消息，思想，靈感，計畫。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喜愛這種工作，東邊嘀咕嘀咕，西邊掃聽掃聽，有時覺得疲乏，可是心裏很痛快。

他不算個不愛讀書的人，可是慢慢的他看出來，專指着讀書是危險的。有幾個專心讀書的人，總不肯和他親近，甚至於不願和他說話。他覺出來，人不可以成個書獃子；有學問而乖僻，還不如沒有多少學問而通達人情事故。人生不應抓住學問，而是應把握住現實，他說。在他所謂的把握住現實之下，事情並不難作；種種代表，種種講演，種種會集，種種打電報發傳單，他都作過了，都很容易，而作得不算不漂亮。因為欣喜自己的作事漂亮，進一步就想到這些事也並不容易，而是自己有本事，在有本事的人手裏什麼事兒纔也不難。

5

在美國五年——本來預備住四年，因為交際與別種工作。論文交不上，所以延長了一年——他的體態相貌脫去少年時代的天真與活潑，而慢慢都有了定形，不容

易再有多大變化。就是服裝也有了一定的風格，至少是在得到博士學位前後不會有什麼大的改動。中等的身材，不見得胖，可是骨架很大，顯着不甚靈活。方臉：腮，額，都見稜見角，雖然並不瘦。頭髮很黑很多很低很硬，髮旋處老直立着一小股，像個小翅膀；時常用手拍按，用化學的小梳子調整，也按不倒，粗眉，圓眼，鼻子橫寬，嘴很厚。見稜見角的方臉，配上這些粗重的口鼻，顯着很遲笨。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臉色，黃白。不暗也不亮，老像剛用熱手巾剛擦完，撲上了點粉那樣。這一個臉色他帶出些書氣。

文 博 士

他似乎知道自己不甚體面，所以很注意表情；在聽人講話的時候，他緊緊的擰起那雙粗眉，把厚嘴嚴閉，嘴角用力下垂，表示出非常的鄭重，即使人們不喜歡他，也不好意思不跟他一問一答的談，他既是這麼鄭重誠摯。輪到他自己開口的時候，他的圓眼會很媚的左右撩動，補充言語所不能傳達的意思或感情。說高了興，他不是往前湊一湊，便是用那骨格大且硬的手拉人家一下。說完一句自以為得意的話

，他的鼻上縱起些碎褶，微微吐出點舌頭，『啼』！迸出些星沫；趕緊用手遮住口，在手後唧唧的笑。他的話即使不是卑鄙無聊，可也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不過，有眼，鼻，口等的幫忙，使人不好意思不聽着，彷彿他的專長就是抓住了大家的不好意思。

唯一得意的地方既是淡黃的臉色，所以他的服裝很素淨，黑的或是深灰的洋服，黑鞋，高白硬領；只有領帶稍帶些鮮明的紋色，以免裝束得像個神學的學生。這樣打扮，也可以省些錢，不隨着時尚改變風格與色彩，只求乾淨整齊；他並不是很有錢的人。

在美國住了五年，他真認識了不少人。留學生們你來我去，歡迎與歡送的工作總是他的，他的站台票錢花得比誰都多。他的消息靈通，腿腳勤緊，一得到消息，他就準備上車站。打扮整齊，走得很有力氣，腳掌輾地，一輾，身子跟着一挺。眸子不動，目不旁視的一路走去，彷彿大家都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往左右看似的。他

捨不得錢去坐車，可是趕上給女友送行，就是借點錢，也得買一束鮮花。把人們接來或送走，他又得到許多談話資料；誰誰是怎個身分，在美國研究什麼，在國內接近某方面，將來的工作是什麼，他都有詳細的報告，而且勸告大家對此人如何的注意。工作，方面，關係，發展，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邊上，說得純熟而親切，彷彿這些留學生的命運都應當由他支配；至少他也像個相士，斷定了大家的利鈍成敗。

當他得到學位，離開美國，到了船上的時候，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心中有點難過，一種並非不甜美的難過。無邊無際的海水，一浪催着一浪，一直流向天涯，沒有一點歸宿。他自己呢，五年的努力，得了博士；五年的交際活動，結識了那麼多有起色的青年；不虛此行！那在他以前回國的，不啻是爲他去開闢道路，只要找到他們，不愁沒他的事作；那些還在美國的呢，將來依次歸國，當然和他互通聲氣，即使不受他指導與幫助的話。天水茫茫，可是他有了身分，有了辦法，所以

在滿意之中，不好意思的不發一些閒愁，一些詩意的輕嘆。

平日，他很能吃；在船上這幾天，他吃得更多；吃完，在甲板上一坐，睡覺或是看海，心中非常的平靜。摸着臉上新添的肉，他覺得只要自己不希望過高，四五百塊錢的事，和帶過來幾萬賠送的夫人，是絕不會落空的。有了事之後，憑他的本事與活動，不久就有些發展也是必然的。

在上海與南京，他確是見了不少的朋友，有的顯出相當的客氣，有的很冷淡；對於事情，有的樂觀，有的悲觀，一概沒有下落！他的臉皮又瘦了下去。他可是並不死心，不敢偷懶。到各處去打聽朋友們的工作，關係，與將來的發展，他總以為朋友們是各自有了黨派系屬，所以不肯隨便的拉拔他一把；他得抄着根兒，先把路子探清，再下手纔能準確。果然，被他打聽出不少事兒來，這些事又比在美國讀書時所遇到的複雜多了，幾乎使他迷亂，不知所從。事情可是始終沒希望。

他感覺到南邊複雜，於是來到北平；北平是個大學城，至不濟他還能謀個教授

。這次他是先去打聽教育界的黨系，關係，聯屬；打聽明白再進行自己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打聽來不少的事，及至來到謀事上，沒希望。

失敗使他更堅定了信仰——雖然他很善於探聽消息，很會把二與二到底加在處，到底他還是沒打進去；想找到事，他得打進一個團體或黨系，死抱住不放，纔能成功。博士，學問，本事，幾乎都可以攔在一邊不管，得先『打進去』！這個社會，憑他幾個月的觀察來說，是個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麼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纔能一跳，跳到泥塘裏埋藏着的那塊石頭上；一塊一塊的找，一步一步的邁，到最後，泥塘的終點有個美的園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頭。

最後，他找出點路子來，指示給他：到濟南去。

在北平，教授雖無望，文博士總可以拿到幾個鐘點。他不肯這樣零賣。一露面就這麼窩窩囊囊，他不幹。不怕是教授的名義，而少拿點錢，倒能行。新回國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譽。名片上，頭一行是「美國哲學博士」，第二行必須是中央什麼館或什麼局的主任纔能鎮得住；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學——頂好是國立的——教授；只是「教員」，絕對拿不出手去。

他硬拒絕了朋友們，決不去教幾個鐘點。餓死，是社會殺了他；餓不死，他自有方法打進一個門路去，非常的堅決。就憑一位博士，大概一時半會兒也不會餓死吧，雖然社會是這麼瞎眼，他心裏這樣說。

對在美國認識的那些人，他根本不想再拉攏了。不行，這羣留學生沒本事，沒有團結力，甚至於沒有義氣，他不再指望着他們。他看出來，留學生是學問有餘，而辦事的能力不足，所以好的呢作個研究員或教授，不好的還趕不上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地位。學問是條死路，鑽進去使出不來，對誰也沒有多大好處。留學生既是多

數鑽死牛犄角，難怪他們不能打倒老的勢力，取而代之。他自己要想有發展的話，得舍棄這羣書獃子，而打進老勢力圈去；打進去，再徐圖抽梁換柱，自己獨樹一幟。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書，或教個家館呢，只要人頭兒是那麼回事，他必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那一天。既不能馬上出入頭地，那麼去養精蓄銳先韜晦兩年，也是辦法；至少比教幾個鐘點，去趕上堂鈴強。

拿定了這個主意，他投奔了焦委員去。焦委員的名片上沒有印着什麼官銜，因為專是委員一項已經夠印滿兩面的，很難勻出地方把一切職銜全印進去，所以根本不印，既省事，又大氣。由他這一堆委員，就可以知道他的勢力之大與方面之多了。這在文博士看起來，是個理想的人物。拿着介紹信，文博士去了三趟，纔見着焦委員。

焦委員沒看那封介紹信，只懶央央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而後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美國哲學博士』；這就夠了。他簡截的把文博士放在『新留學生』的類下。焦委

員的心中有許多小格，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爲一類：舊官僚，新官僚，舊軍閥，新軍閥，西醫，中醫，舊留學生，新留學生……：農學工商，三教九流，都各據一格。三眼兩眼，把人的『類』認清，他閉上眼，把心中的小格拉開幾個，像電池上接線似的彼此碰一碰，碰合了適，他便有了主意。

對『新留學生』，他現在有很好的辦法。這就是說，在政府裏，黨部裏，慈善團體裏，學術機關裏，他已都有了相當的佈置。現在，他想吸收農商。他比誰都更清楚：錢在哪兒，勢力也在哪兒。國內最有錢的人，自然不是作官的，就是軍閥；對這兩類人，他已有了很深的關係，即使不能全聽他指揮，可是總不會和他衝突，或妨礙他的事業。其次有錢的是商人，商人有許多地方不如作官的與軍閥可靠，但是錢會說話，商人近來也懂得張張嘴，這是值得注意的。商人的錢忽聚忽散，遠不如文武大官的勢力那麼持久穩固，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必有些人發財；公司的老板場台的時候，就是管事人闖起來的時候，這非常的準確。他得分派些人去給大商

人作顧問，作經理，好等着機會把錢換了手。再說，商與官本來相通，歷來富商都想給子孫在宦途上預備個前程，至少也願把姑娘們嫁給官宦之家，或讀書的人，以便給家庭一些氣派與聲勢。至於那些老派的商人，財力雖不大，可是較比新興的商人可靠；他們歷代相傳的作一種生意，如藥材，茶葉，糧米等行，字號老，手法穩，有的二三十年，一脈相傳，沒有突然的猛進，也沒有忽然失敗到底的危險。這樣的商家，在社會上早已打進紳士的階級，即使財力欠着雄厚，可是字號聲望擺在那裏，像商會的會長，各種會議中的商界代表，總是落在他們身上。他們家的子孫能受高等教育；他們家的女子也嫁給有些身分的人。他們不但是個勢力，而且是個很持久的勢力。在公衆事業上，他們的姓名幾乎老與官宦軍閥名流齊列。焦委員想供給一些青年，備他們的選擇，好把他自己的勢力與他們的聯成一氣。

富農，在國內本就不多，現在就更少了。一縣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裏，要想找到一兩家視幾十萬的就很難了，農已不是發財之道。那在全省裏數得着的幾家

，有的能夠上百萬之富，雖然還不能和官宦與軍閥們相抗，可是已經算鱗角鳳毛了。不過，就是這等人家，也不是專靠着種地發的財；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開闢的都市，像上海與青島等處，幾塊錢買到的地皮，慢慢變得值了幾千幾萬，他們便成了財主。有的是用地產作基礎，而在都市裏另想了發財的方法，所以農村雖然破產，他們還能保持住相當的財富。這些，在名義上還是鄉間的富豪，事實上已經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裏，漸漸變成遙領佃租的地主。「拿」這些人，根本無須到鄉間去，而只須在都市抓住他們；即使這些人在都市的事業有了動搖，他們在鄉間的房子地畝還不會連根兒爛；所以，在都市裏抓住他們，就可以把血脈通到鄉間去，慢慢也扎住了根，這是種摘瓜而仍留着秧兒的辦法，即使沒有多大好處，至少在初秋還能取一撥兒小瓜，醃醃吃也是好的。

15

焦委員的辦法便是打發新留學生們深入這些商家與農家去。拜盟兄弟，認乾兒子，據他看，都有些落伍了，知識階級的人們不好意思再玩這一套。而且從實質上

說呢，這些遠不如聯姻的可靠。只有給他們一位快婿，纔能拿穩了他們的金錢與勢力。從新留學生這一方面看起來，既是新回來的，當然對作事沒有多少經驗，不能把重大的責任付託給他們。況且政治上的勢力又是那麼四分五裂，各據一方，找個地位好不容易。至於學問，留學生中不是沒有好手，可是中庸的人才總居多數；而且呢，真正的好手，學術機關自會搶先的收羅了去，也未必到焦宅門口來；來求他的，反之，未必是好手。那麼，這些無經驗，難於安置，又沒多大學問的新博士與碩士們。頂好是當新姑爺。他們至少是年輕，會穿洋服，有個學位；別的不容易，當女婿總夠格兒了。自然有的人連這點事兒也辦不了，焦委員只好放棄了他們，他沒那個精神，也沒那個工夫，一天到晚用手領着他們。這一半是爲焦委員造勢力，一半也是爲他們自己找出路，況且實際上他們的便宜大，因爲無論怎樣他們先得個有錢的太太，焦委員總不會享到這個福，他既是六十開外的人了。

女 博 士

這個辦法，在焦委員口中叫作『另闢途徑』。被派去聯絡富商的名爲『振興實

業」，聯絡都市裏的富農的是『到民間去』。他派文博士到濟南去，那裏的振興實業與到民間去的工作都需要人。他給了文博士一張名單，並沒有介紹信，意思是這些人都曉得焦委員，只須提他一聲就行了。其餘的事，也並沒有清楚的指示與說明，只告訴文博士到濟南可以住在齊魯文化學會。焦委員很懶得說話，這點交派彷彿不是說出來的，而是用較強的呼氣徐徐吐給文博士的。他的安恬冷靜的神氣可是教文博士理會到；他的話都有分量，可靠，帶出來『照辦呢，自有好處；不願意呢，拉倒，我還有許多人可以差派！』文博士也看出來，他不必再請示什麼，頂好是依着焦委員所指出的路子去作；怎麼作，全憑自己的本事與機警；焦委員是提拔人才，不是在這兒訓練護士，非事事都囑咐好了不可。這點了解，使他更加欽佩這個老人，他覺得這個老人纔真是明白中國的社會情形，真知道怎樣把人才安置在適當的地方；他自己是個生手，所以派他去開闢，去創造，這不僅是愛護後起的人才，而且是敬重人才，使人有自由運動用才力的機會與胆量。最可佩服的這是焦委員那點關

于聯姻的暗示，正與自己在美國時所宣傳的相合；當代的狀元理應受富人們的供仰與信託。他的圓眼發了光，心中這麼想：先來個帶着十萬的夫人，豈不一切都有了基礎？滿打自己真是塊廢物——怎能呢——大概也不必很爲生計發愁了。把這些日子的牢騷一齊掃光，他上了濟南。

齊魯文化學會不容易找，可是到底被他找到了，在大明湖岸上一個小巷裏。找到了，他的牢騷登時回來一半。一個小門，影壁上擠着一排寬窄長短不同，顏色不同，字體不同的木牌：勞工代筆處，明湖西洋繪畫研究社，知音國劇社，齊魯文化學會……他進去在院中繞了一圈，沒人招呼他一聲。一共有十來間屋子，包着一個小院，屋子都很破，院子裏很潮很髒，除了牆角兒長着一顆紅雞冠花，別無任何鮮明的色彩。又繞了一圈，他找到了『學會』，是在一進門的三間南房。一個單間作爲傳達室，兩間打通的是會所；都有木牌，可是白粉寫的字已被雨水冲去多一半了。他敲了敲傳達室的門，裏面先打了一聲哈欠，而後很低很硬的問：「幹

煞？」

文博士不由的掛了氣：「出來！」

屋裏的人又打了個哈欠，一種深長憂慮的哈欠。很慢的，門開了，一個瘦長的大漢，敝着懷，低着頭，走出來。出了門，一抬頭，一個瘦長的臉，微張着點嘴，向文博士不住的眨巴眼。

「會裏有人沒有？」

「嘿？」大個子似乎沒聽懂。

文博士雖然是四川人，可是很自傲自己的官話講得漂亮；一個北方人要是聽不懂他的話，他以爲是故意的羞辱他。他重了一句：「會裏有人沒有？」

「俺說不上！」大個，彷彿還是沒聽懂而假充懂了的樣子，語音裏也帶出不願意再伺候的意思。

「你是幹嗎的？」

「俺也知不道！」

「這不是齊魯文化學會，焦委員——」

「啊，焦老爺？」大個子似乎全明白了。急忙進去，找着會所的鑰匙，去開門；嘴裏露出很長的牙，笑着，念道着「焦老爺」，順手把鈕扣扣上。

屋裏順牆放着一份鋪板；中間放着一張方桌，桌上鋪着塊白布，花紋是茶碗印兒和墨點子；上面擺着一個五寸見方的銅墨盒，一個銅筆架，四個茶盃，一把小罐子似的白磁茶壺。桌旁有兩把椅子。鋪板的對面有個小書架，放着些信封信紙，印色盒，與一落兒黃舊的報紙。東西只有這些，可是潮氣十分充足。大個子進去就把茶壺提了起來：「倒壺水喝，焦老爺？」

「我不是焦委員，我是焦委員派了來的！」文博士堵着鼻子說。

「嘿，那咱就說不上了！」大個子把茶壺又放下了，很失望來的不是焦老爺。

文博士看出來，這個大漢除了焦老爺，是一概不曉得。他得另想方法，至少得

找到個懂點事兒的；「除去你，還有別人沒有？」他一字一字的說，怕是大漢又聽不懂。

「俺自己呀，還吃不飽；魚子他媽在鄉下哪！糧貴，不敢都上來！」大個子的話來得方便一些了，而且帶着一些感情在裏邊。

「我問你，「會」裏還有別人沒有？」文博士的鼻子上見了點汗。

「那，說不上呢！」

「你是幹嗎的，到底？」

「俺？」大個子想了會兒；「不能說！」

「文博士也想了會兒，掏出塊錢來：『拿去。告訴你，焦委員派我來的，我就住在這兒，都屬我管，明白？」

大個子嘻嘻了幾聲，把錢拿起來，說了實話：會裏的事歸一個姓唐的管；唐老爺名叫什麼？知不道。原先的當差的姓崔，崔三，是大個子的鄉親。崔三每月拿八

塊錢工錢。前四個月吧，崔三又在別處找到了事，教大個子來頂替着，他們是鄉親呀。大個子每月到唐老爺那裏去領八塊錢工錢，兩塊錢雜費，一共十塊。崔三要五塊，大個子拿四塊，還有一塊爲點燈買水什麼的用。崔三說，五塊並不能都落在他的手裏，因爲到三節總得給唐老爺送點像樣禮物去，好堵住他的嘴。崔三囑咐過大個子，這些事就是別教焦老爺知道了。「俺姓楚哇，四塊錢，還得捐給家點去，夠吃的！」大個子結束了他的報告，嘆了口氣。別的事，他都不知道；唐老爺也許知道？說不上。

三

「倒壺水喝？」老楚沒的可說了，又想起這句唯一的客氣話。看文博士沒言語，他提起大磁壺走出去。

文博士坐在桌旁，對着那個大而無當的銅墨盒發楞。一股悲酸從心中走到眼上

，但是不好意思落淚。猛然立起來，把門窗全打開，他吐了口氣。看看自己，看看屋中，再看看院裏，他低聲的冷笑起來。順着壁紙上一塊黑痕，他想起海中的一個小荒島，沒有樹木，沒有鳥獸，只是那麼一堆頑石孤立在大海中。他自己現在便是個荒島。四五個月前從美國開船，自己是何等的心胸與希望，現在……：……：學位，學問，青年，志願，哼，原來這個社會就這樣冷酷，正像那無情的洋海，終久是把那小島打沒了痕迹！

但是，怨恨有什麼用呢！他拍了拍胸口，幹！既然抓住了焦委員，就要作下去，焉知這不是焦委員故意試探他呢？偉人是由奮鬥中熬出來的！一個博士本來應當享現成的榮華富貴，可是誰教自己這個博士是來到這個社會中呢，鮮花插在糞堆上；好吧，幹幹看吧，盡人事聽天命，沒有道理可講，沒有！

掏出袖珍日記來，用鋼筆開了幾項，一，電焦委員；二，訪唐先生；三，籌款。寫完了，他啼笑皆非的點了點頭。是的，焦委員派上這兒來，咱就來了；不但來

了，還給他個電報：『託庇安抵濟，寓文化學會，工作情形，隨時奉聞，文志強叩。』漂亮！

訪唐先生這項，大概不會有什麼用，不過，碰碰看，多少也許探聽出點消息來，至少唐先生對濟南的情形一定熟悉。不希望在這項中找到什麼，不過是一種帶手的事，得點什麼有用的知識更好，白跑一趟也算不了什麼；雖然博士而可以白跑腿是件說不通的事，又有什麼法兒呢，在這個社會裏！

第三項最難堪。手裏沒有多少錢了。打電向家裏要，即使不算丟人，可是緩不濟急。自己的工作頂着焦委員的名去和闊人們交往，大概不能坐人力車去吧？總得租部汽車；濟南的汽車當然沒有上海那麼方便公道。即使汽車沒有必要，請客總是免不掉的。要專是吃頓飯還好辦，既是富豪們，說不定還要鬧酒，叫條子，這就沒有限制了！低級，瞎鬧，這些事；可是社會是這樣的社會，誰能去單人匹馬的改造呢？先不問這合理不合理吧，既來之則安之，幹什麼說什麼，錢在哪兒呢？去借

，沒有地方；即使打聽到此地有熟人，也不能一見面就開口借錢，不能；被人家傳說出去，文博士到處求爺爺告奶奶，那纔好聽！

想到這裏，他真要轉回北平或上海去，教幾點鐘書，作個洋行的辦事員，都好吧，總比這個罪好受！這完全是扎空槍，扎不着什麼，大概連槍也得丟了！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纔是英雄啊！

沒法子決定，他很想占一課，或相相面，自己沒法打主意了。可笑，一個美國博士去算卦相面；可是似乎只有這樣纔能決定一切。生命既不按着正軌走，有博士學位的並不能一帆風順的有合適的工作與報酬，那麼用占課相面來決定去取，也就無所不可了；盲目的社會纔有迷信的博士，哼！

老楚打來一壺開水，並沒擦擦或瀾瀾盪，給文博士滿滿的倒了一杯，兩個極黑的手指捏着杯沿，放在博士的面前，水上浮着個很古老的茶葉棍兒。

「老楚，」文博士不敢再看那杯開水，從袋中掏出張行李票來：「上車站取行李

，會不會？」

『說不上哩！』

『好！』文博士猛的立起來。「打掃打掃這兩間屋子會不會？說得上說不上？」

『沒筭筭箒耶！』

『嘿！』文博士像忽然被什麼毒虫叮了一口似的，竄了出去。跑到門口。他又猛的一收步，像在體育館裏打籃球那種收步的樣式：『老楚！老楚！唐先生在哪兒住？』

『老楚一點也沒着急，無精打采的走出來：「煞？啊，唐老爺，俺領你去。俺認識那個地方；地名，說不上！不是給錢的那個唐老爺？是呀，地名說上呢！」』

文 博 士

『文博士一聲沒再出，一邊走一邊心中轉着這句話：這就是你們中國人！這就是你們中國人！好像是初學戲的小孩那樣翻來覆去的念道一句戲詞。出門不遠，看見了些水，他不知道那是大明湖；水擋住去路，他就向南走去；好歹的撞吧，不願和

中國人們打聽地方，中國人！再說，在美國紐約，芝加哥那麼大的地方，都沒走迷了過，何況這小小的濟南，不打聽。果然，不大會兒，被他找到了院西大街。街上沒有高樓，沒有先施公司那樣的大舖戶，沒有鮮明惹人注意的廣告牌與貨物，沒有秩序。車擠着車，人擠着人，只見各種的車輪，各種的鞋，在那窄小的街上亂動亂擠，像些不規則的軍隊拔營似的，連聲響都沒有一定的律動。那些老式的舖戶，在大路兩旁呆呆的立着，好似專為接受街上的灰塵，別無作用。這種雜亂而又呆死的氣象，使人煩躁，失望，迷亂，文博士沒心去看什麼，只像逃難似的在車馬行人的間隙裏擠，小車子木輪吱吱的響聲，教他頭疼。只看了西門一眼，他覺得惡心。

27

來到西門大街的橋上，看着那道清淺急流的河，他心中稍微安靜了一些。河不算窄，清涼的水活潑潑的往北流，把那些極厚極綠的水藻沖得像一束束的綠帶，油汪汪的，尖端隨着水流翻上翻下，有時激起些小的白花。四面八方全是那麼擁擠污

濁，中間流着這道清水，橋上的空氣使人忽然覺得涼了許多，心中忽然鎮靜一下，像嘈雜胡亂的夢中，忽然看見一道光亮，文博士捨不得再走了。在橋邊立了會兒，他感到一種渺茫的悲哀，一種冷靜的不平。他以為這條水似乎不應在這個環境中流蕩，正如自己不應當在這個破橋上立着。立了一會兒，因為猜想河水的來源，他想起趵突泉來。是的，這或者就是由趵突泉流出來的；也想起，剛纔由會裏出來的時所看見的那片水或者就是大明湖。這兩個名勝，他都聽人提到過。剛纔沒顧得看湖，現在先看看這個名泉吧。

三繞兩繞，他繞到了趵突泉，中國稱得起地大物博，泉水太好了！他立在泉池上這樣讚美。三個大泉，有海碗那麼大粗細，一停也不停的向上翻冒，激動得半池的清水都蕩漾波動，水藻隨着上下起伏，散碎的蕩成一池綠影。池邊還有多少多少小泉，靜靜的噴吐一串串的小珠，雪白，直挺，一直挺到水面；有的走到半路，傾斜下去，可也滾到水面，像斜放着一條水銀柱；有的走到半路，徘徊了一下，等着

旁邊另一串較小的水珠，一同上來，一大一細，一先一後，都把水珠送至水面，散成無數小泡，寂寂的，委婉的，消散。耳聽着大泉的噴吐震蕩，目看着小泉的遞送起滅，文博士暫時忘了一切，彷彿不知自己是在哪裏了。忽然聞到一股大葱味，一回頭，好幾個鄉下大漢立在他身後，張着嘴，也在這兒看泉水。文博士剛忘了一切，馬上又想起大大的煩惱。中國人，都是你們中國人！中國夠多麼富，多麼好；看這個泉，在美國也沒有看見過；再看這些人，多麼蠢，多麼臭；中國都壞在中國人手裏！他捨不得這片水，但是不能再與這羣人立在一塊兒看。他恨不能用根棍子把他們都打開，他可以自在的欣賞一會兒。

離開池畔，他簡直不願再看任何東西。那些賤劣的東洋玩具，磁器，布疋，圍具；那些小脚，汗濕透了藍布褂子的臭女人們，那些張着嘴放葱味的黃牙男子們，那些雞雞嘹嘹的左嗓子歌女們，那些紅着臉亂喊的小販們！他想一步邁出去，永遠不再來，這不是名勝，這是丟人！

走過呂祖殿，大樹下一個卦桌，坐着位很乾淨秀氣的道士，道袍雖舊，青緞道冠可是很新，在樹蔭下還微微的發着點光。文博士並不注意這個道士，可是在這些髒臭的人們中擠了半天，忽然看見這麼個乾淨的人，這麼好着的一頂帽子，好像是個極新鮮，極難遇到的事，他不由的多看了道士一眼。道士微微的對他一笑。文博士想起算卦。但是不好意思過去，準知道說他要是一立在卦桌前，馬上必定被那些大慈國民給圍上。他又真想占一卦，這個道士可愛，迷信不迷信吧，大概占課有相當的靈驗。他低下頭，決定還是不迷信，打算從卦桌前沒事似的走過去。看見卦桌上垂着的藍布桌裙，他的心跳得快了一些，由迷信與不迷信的戰爭，轉而感到這個臭社會不給人半點自由，想占一課——直當是鬧着玩——也得被人們圍得風雨不透。正這麼想，他聽到：「這位先生——」語聲很清亮好聽，可是他不敢抬頭，這是道士招呼他呢。「婚姻動，謀事有成。應驗了請再來談！」他聽明白了這些，覺得有點對不起道士，可是腳底下加了速度。

走出陶突泉，他心中痛快了一些，幾乎覺得中國人也並不完全討厭，那個道士便很可愛。道士的話就更可愛。即使是江湖上的生意口吧，反正他既吃這一行，當然有些經驗，總有幾分可靠。中國的老事兒有許多是合乎科學原理的，不過是沒有整本大套的以科學始，以科學終而已。再說呢，他所需要的也不過是這兩句話——婚姻動，謀事有成——居然沒花卦禮而白白的得到，行，這個道士！這兩句話是種鼓勵，刺激，即使不靈驗也沒大關係，文博士需要這些鼓勵；況且道士的話還有靈驗的可能呢！

他發了兩個電報：向焦委員報告，和向家裏要錢。

到車站取了行李，拉回會所，差不多已是六點鐘了。吃飯，又成問題。老楚不會作飯，他每天只在街上買點鍋餅，大葱，與鹹菜，並不起竈。文博士把行李放在鋪板上，沒心程去打開，也打不起精神再出去吃飯，呆呆的坐在椅子上。

『老爺，老楚在門外叫『買個洋燈吧？』』

文博士沒回答。

四

正是初秋的天氣，濟南特別的晴美，乾爽；半天的晚霞，照紅了千佛山。文博士在屋中生着悶氣；一陣陣的微風將窗紙上的小孔當作了笛，院中還有些虫聲，他不能再坐下去。出來，看着天上的晴霞，聽着牆角的虫聲，臉上覺到那微涼的晚風，心中舒服了一些；下午出去的時候，還覺得有點熱；現在，洋服正合式。是的，中國都好，自己也沒錯兒，就是那羣中國人沒希望，老楚是他們的代表！這麼好的天氣，這麼大的博士，就會湊在這個破院子裏，有什麼法子呢？再看屋裏，沒有洋式的玻璃窗，沒有地板，沒有電燈，沒有鋼絲的床，怎能度過一夜呢？還不用說要長久住在這裏！

文 博 士

想來想去，想不出辦法，只好教老楚去買煤油燈，還得買點石灰麵灑在牆根去

了潮濕。自己呢，還是得出去吃飯，沒有別的方法。囑咐好了老楚，他又順着下午所走的路去找飯館。路上看見好幾個飯館，不是太大，便是太小；那些小的，根本不能進去，大的，可以進去，可是錢又不允許。最後，他找到一家小番菜館，門口豎着個木牌，晚餐纔八角大洋。他覺得這個還合適。館子裏一個飯客也沒有，一個穿着灰白大衫的擺台的見他進來彷彿嚇了一跳。桌上的台布與擺台人的衫子同色，舖中一股潮氣，絕無人聲。文博士的眉又擰在了一起，準知道要壞；在中國似乎應當根本不必希望什麼，沒看菜單，他只說了聲：一份八角的。

刀叉等擺上來：盤子毛邊，刀子沒刃，叉子擰股着。麵包的片兒不小，可是顏色發灰，像剛要凍上的豆腐；一攤兒極小的黃油，要化又不好意思化，在碟心上爬着。文博士的心揪成個小疙瘩。等了半天，牛尾湯上來了。真有牛尾，不過有點像風乾過的，焦邊，鏽裏兒，湯上起着一層白沫。文博士嘗了一口，鹹得殺口，沒有別的好處。勉強又呷了一口，他等着下面的菜。豬排是頭一個菜，文博士用刀切了半

天，他越上勁，豬排也越抵抗，刀子是決不賣力氣。切巴了一陣，文博士承襲了失敗，只檢起兩個小乾核桃似的地蛋吃了。

下面的菜都和豬排一樣的富有抵抗力，文博士的悲觀是由肚子起一直達到心中；這就是中國人作的西餐！末了，上來一杯咖啡，顏色頗夠得上紅茶，味道可還趕不上白開水。文博士一言沒發，付了錢，走出去。街上的燈光不少，風更涼了一些，車馬行人還和白天一樣的亂擠。他肚中寡寡勞勞，在燈光下，晚風中，幾乎忘了自己是誰，只覺得生命是一團委屈與冤枉。走回大明湖去，他在湖邊上立了一會兒。秋星很明，湖上可很黑，遊艇靜靜的擠在一處，蒲葦與殘荷隨風放出些清香。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快首顧老柳往遠處看，看不見什麼，只有樹影星光含着一片悲意。

文 博 士

回到學會，他幾乎以為是走錯了地方：各屋中，連院中，都是人。鑼鼓響着，劇社正在排演；說笑爭吵，畫社正在研究討論；還有許多人，不知是幹什麼的，可

都有說有笑；滿院是人聲，到處是烟氣；屋子都開着門窗，燈光射到院裏，天上很黑，彷彿是夜間海上的一個破舊而很亮的船，船上載着些醉鬼。只有文博士的屋裏沒有燈光，好像要藏躲開似的。他叫老楚開門，老楚不知哪兒去了。等了半天，老楚由外面走進來，右手提着兩把水壺，左手提着大小五六個報紙包兒。把水壺與紙包分送到各屋裏去，他很抱歉似的忙着來開門。老楚先進去把燈點上，文博士極不願進去，而不得不進去，屋裏新酒上的石灰麵相潮氣裹在一處，聞着很像清潔運動期間內的公衆廁所。

「倒壺水喝？」老楚格外的和氣，長瘦臉上還掛了些笑容。見文博士沒理他，他搭訕着說：「見了唐老爺，別說呀！俺給這行子人買東西，」他指了指院中，「他們說，到節下賞賞。上回五月節，他們都忘記了咱，俺也沒說什麼。去買東西，俺擋不住賺一個半個的；不夠吃的！給老爺買東西，賺一個板就是屌？他們，」他又指了指外邊，「都是有錢的，那唱唱兒的，那畫畫兒的，五毛一筒的煙，一晚上就

是四五箇！俺賺他們一個半個的，不多，一個半個的；魚子他媽還相信來要棉褲呢！」

文博士沒工夫聽老楚的話，更沒心同情他。指了指行李，他叫老楚幫助打開。只有一條褲，一床毛毯，他摸了摸，隔着褲子還感覺到鋪板的硬棒。衣箱暫放在桌子上，把書架清楚了一下，預備放洋服褲子，和刮臉的刀與刷什麼的。

屋中的味道，院中的吵鬧，鋪板的硬棒，心中的委屈，都湊在一處，產生了失眠。他奔跑了半日，已覺得很累，可是只一勁的打哈欠，眼睛閉不牢。他不願再想什麼，只求硬挺一夜，明天或者便有較好的辦法與希望，可是他睡不着。一直到十二點鐘，院中的人纔慢慢散去，耳邊清靜了一些，床板的硬棒更顯明，他覺得像一條被棄尸首，還有口氣兒，可是一點能力沒有，只能對着黑暗自憐自嘆。鄰院的鐘敲了兩點，他還清清楚楚的聽到，沈重，緩慢，很嚴重的一下兩下殺死一段時間，引起多少煩惱！他把毯子蒙嚴了頭。沒有聽到打三點。

第二天一清早，街上賣繖子麻花的把他喊醒。猛一睜眼，屋中的破爛不堪好像一閃似的都擠入他的眼中，緊跟着他覺到脊背與脖子已聯成一氣，像塊從來不會屈轉活動的木板，他又忍了半天，不能再睡，街上不知道爲什麼這麼多賣繖子麻花的，也不知道爲什麼都一個腔調急裏綳跳的喊，這羣中國人！沒法子，他只好起來吧。起來又怎樣呢？這一天，似乎比昨天還壞，還渺茫，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有希望的。往最小的事上說，他沒法得到一杯熱的咖啡或紅茶，一兩片焦黃的吐司。他硬把自己曳了起來，彷彿曳一大塊沒什麼用的木頭。

找出由美國帶回來的皮拖鞋與紅地黑花的浴衫，他到院中活動活動，滿院的梨核蘋果皮，已招來不少勤苦的螞蟻，他找了塊較比乾淨的地方，行了幾下深呼吸，脖子漸漸的活軟過來。他很想洗個熱澡。還記得昨天路過一個澡堂。不想去，洗不慣公衆浴池。再一想呢，大概還是非去不可，這個地方決不會忽然有了沐浴的設備。他又冷笑了，看吧，自己總會不久就得變成個純粹中國人，不然便沒法兒活下

去。適應環境，博士得變成老楚，纔有辦法，哈哈！他笑出了聲，很響，幾乎使自己有點害怕了。

老楚不知爲什麼忽然能這樣驚醒，居然聽見了這個笑聲，一翻身爬起來，登上衣褲，走出來，預備好操作一切：『倒壺水喝？』

文博士笑得更加了勁。他覺得老楚很像個雞，或狗，一爬起來便能作事，用不着梳洗沐浴，也根本沒一點遲累；是的，打算在中國活着得不要一點文化，完全反歸自然。老楚跟野人差不多！他得跟老楚學，什麼學位，衛生，一切不相干，這是中國，這麼一想，他由輕視中國轉而覺得自己太好挑剔了，太文明了，中國用不着他這麼文明的人：『好吧，老楚，打兩壺水去，兩壺！』

不洗澡了，權且用兩壺水對付着擦擦身上，刮刮臉。臉還是要刮的，到野蠻之路也得慢慢的走呀，哈哈！

耗到九點多鐘，文博士想叫老楚領路，去訪唐先生。剛要喊老楚，老楚進來

了，舉着張名片：「唐老爺！」他的臉上白了一些：「別向他講呀，俺給他們買東西！」

文博士看了看那張名片，除了唐孝誠三個較大的字外，還有許許多多小字，一時幾乎不能看清。他正了正領帶，迎出來。唐先生似乎早已拱好了手等着呢，一見文博士出來便連連上下左右擺動，顯出十二分虛假而親熱。他有五十多歲，矮矮的身量，長長的臉，眉眼似乎永遠包陷在笑紋中；光嘴巴，露着很長的門牙，也在發笑。雖是初秋，他的身上可已經很圓滿，夾袍馬褂成套，下面穿着很肥闊的夾套褲，褲腳繫着很寬的綢帶。衣服都是很好的絲織品，可是花樣很老，裁法很舊，全像是爲從箱中拿出來晒一晒，而暫時以唐先生作衣裳架子。

唐先生一定不肯先進屋門，再三再四的伸手，拱手，彎腰，點頭，而且聲明他是地主，文博士是客。他已經覺得十分對不起，沒能早些過來請安，彷彿文博士的行動他都知道似的。讓了半天。唐先生得到勝利，斜着身隨文博士進來。剛到桌旁

唐先生從桌上拿起自己的名片，從新雙手遞過去。文博士連忙把自己的名片找出來，遞過去。唐先生接過去，舉到鼻子附近，預備看官銜的小字；一目了然，只有美國哲學博士一項，他的臉馬上把笑紋都收去，隨便的把牠放在桌上。文博士看了出來這個變化：「唐先生，請坐！」

「不客氣吧」，「吧」字顯着多餘而不好聽。

文博士的心裏並沒把唐先生放得很高，他看唐先生也不過是比老楚多着一套不合樣的衣裳與不必需的禮貌而已。講到對付上，或者唐先生還是容易拿住的那一個，因為唐先生到底有一套玩藝，老楚根本是個光眼子，像剛出水的魚，什麼也沒有，只是光出溜的一條。他決定把唐先生拿下馬來，唐先生有一套落伍的衣裳禮貌與思想，文博士有一套新從美國運回的衣裳禮貌與思想，這是個戰爭，看誰能戰勝。文博士決不退讓。他要出奇致勝，用西洋人的直率勇敢襲擊唐先生的禮多人不怪。他猛然的把自己的名片抓起來，隨着一聲不很好聽的笑：「我全憑着這個博士！」

國總統的榮譽還趕不上個博士。博士就是狀元，我想你應當知道這個。有博士在我的片子上，我就有了一切的資格，唐先生！」

唐先生臉上的笑紋又都回來了，他覺得自己的確有點太猛撞；他決不佩服西洋博士的學問，可是他深知顧惠慶總長與顧維鈞公使就都是博士，這點不假。憑自己的老練與圓滑，今天會鬧個沒臉，他心中有點難過；可是他並不慌亂，知道自己一定會把僵局打開，特別是吃了「博士」的釘子，轉過灣來決不算丟人。他又拱了拱手？

「文博士，你不能住在這裏，這要教焦委員知道了，我吃不住。舍下還有相當的寬綽，那個，那個，老楚！」意思是命令他馬上搬走文博士的東西。

文博士的臉上照舊很嚴重，可是心裏樂了一下。看，這傢伙的灣子轉得多麼快，多麼利落；這樣的中國人雖然沒有任何價值，可還倒有趣好玩。

「不，我這裏很好。」文博士攔住了唐先生，「剛由美國回來，我願意多吸收一些中國社會情形，多接近民間；也可以說關心民膜吧！」

「那麼，請簽個字，回來兄弟派人送點——」唐先生想供給狀元是上算的事，況且錢又不是他的。

「不，我已經打電到家中要一點——舍下也倒還過得去！」文博士一點也不示弱。

「賞個面子，文博士，暫收二百吧！」唐先生緊緊的拱手：「學會裏每月有各處的補助，湊在一處也有三百來塊的。月間，由兄弟湊齊匯交焦委員，焦委員可是吩咐過，由他那兒來的先生們可以支用。我這回不等請示，硬作了主意，老兄，博士賞臉。我們都是前緣，博士千山萬水的回來，會在濟南遇到一處，前緣！」

「那麼，我就——」文博士掏出名片來，寫上暫借二百元。

五

拿到二百塊錢，文博士痛快了些。回國來幾個月了，這是第一次勝利。他一點也不感謝唐先生，唐先生不過是他手下的敗將；說不定再玩一兩個小手段，也許就把焦委員所託給唐先生的事全都拿過來；新狀元總得戰敗老秀才，不管唐先生中過

秀才沒有。

心中痛快了一些，事事就都有了辦法——英雄的所以能從容不迫，都因為處處順心。文博士到上海銀行開了戶活賬，先存入一百五，要了本英文支票，取錢憑簽字——在印鑑簿子上簽了個很美而花梢的字，看起來頗像個洋人的名子。

把支票本放在袋中，身上忽然覺得輕鬆了些，脚步自然的往高了抬。在街上轉了會兒，他覺得不能再回文化學會去，永遠不能再去，那不是人住的地方。

他找到了青年會。好吧。就是青年會吧。宿舍裏的一間屋子每月纔二十多塊錢：連住帶吃都有了。再說，還能洗澡，理髮，有報紙看，雖然寒槍一點，到底比學會裏強過許多倍了。他不喜歡宗教，可是青年會宿舍是個買賣，管牠什麼宗教不宗教呢！

交了一月的租金與飯費，馬上把行李搬來了，連正眼看老楚一眼也沒顧得；希望永遠不再和老楚見面，就是他將來能把唐先生的事都接過來的話，頭一件事是把

老楚開了刀，對那樣的中國人用不着什麼客氣。不要說國內現在只有這麼幾位博士，就是有朝一日，四萬萬人裏有兩萬萬博士，而那兩萬萬都是老楚，也是照樣的沒辦法！老楚這樣的人會把博士都活活的氣死！

文博士把屋中安置好，由箱底上把由美國帶回來的紫地白字的『級旗』找出來，釘在牆上；旗子斜釘着，下面又配上兩張在美國照的像片端詳了一番，心中覺得稍微寬舒了點。吃了頓西餐，洗了洗澡，睡了個大覺，睡得很舒服，連個夢都沒作。

文博士
博
文

睡醒了，穿好了洋服，心中有點怪不得勁。袋中有幾十塊錢，彷彿不開銷一點就對不起誰似的。想了想，他應當回拜唐先去。由這件事往開銷點錢上想，想到至少得去買條新領帶；作衣裳還得緩一緩。很快活的立起來；把該洗的汗衫交給僕人；脚上拿着勁，渾厚穩重的下了樓。一出門，洋車夫們捏喇叭的捏喇叭，按鈴的按鈴，都喊着『拉去孽！』說得輕佻下賤。有的把車拉過來，攔住他；有的上來揪

了他一把，黑泥條似的手抓在洋服上。這羣中國人！文博士用他骨格大且硬的手，冷不防的推了一把，幾乎把那個車夫推了個趔趄。車夫哽了一聲。其餘的都笑起來，一種蠢陋愚頑的笑。笑完了，幾乎大家是一齊的說：「拉去壁！」這是故意的嘲弄。博士瞪了他們一眼，大家回到原處，零落不齊的叫：「兩毛錢壁！看着辦壁！……」他的腦中忽然像空了一小塊，什麼也想不出，只乾辣辣的想去抓過幾個來，殺了！太討厭了！正在這個當兒，門內又出來兩位，打扮得很平常，嘴裏都叨着根牙籤，剛在食堂用過飯。有一兩個車夫要往前去迎，別的車夫攔住了他們：「有汽車！有汽車！」果然，外邊汽車響了喇叭。文博士幾乎是和他倆並着肩兒出來的，人家慢條斯禮的上了汽車，往車背上一斜，嘴中還叨着牙籤。文博士在汽車捲起來的土中點了點頭，大丈夫應當坐汽車；在中國而不坐汽車，連拉車的都會欺侮人！中國人地道的欺軟怕硬，拿汽車撈軋他們，沒錯！博士的手不由的動了一動，似乎是扭轉機輪，向前硬軋的表示。

算了吧，不去買領帶了。終日在地上走着，沒有汽車，帶上條新領帶又算哪一齣呢？剛纔那倆坐汽車的並不怎麼打扮，到底……：……：領帶……：……：哼！

唐先生住在南關的一個小巷裏。胡同很小，可是很複雜。大門也有，小門也有；有賣水的小棚，有賣雜貨的小舖；具體而微的一條小街，帶出濟南小巷的特色。唐宅的門很大，可是不威武，因為濟南沒有北平住宅那樣的體面的門樓。文博士叫了半天，門內出來位青年人，個子很大，混身很懈鬆；臉上有肉，也不磁實；戴着眼鏡，皺着眉；神氣像是對某件事很嚴重的思索着，而對其他的一切都很馬虎。接過文博士的名片，看了看：「啊，啊。」啊完了，抬頭看着天，似乎又想起那某件事，而把眼前的客人忘記了。聽到文博士問：「唐先生在家？」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親熱：「在家。」說完，又沒有了動作。彷彿是初入秋的天，他臉上的陰晴不定，一會兒一變。

文博士正在想不出辦法，唐先生由影壁後轉過來一露面就拱起手來：「不敢當，

，不敢當！請！請！這是，」他指着那個青年，「二小兒建華。」建華眼看着天，點了點頭。

院裏的房子都很高大，可是不起眼。門窗都是一鼻兩眼式的，屋中的光線也不充足。客廳裏的陳設很複雜，各式的桌椅，各式的擺設，混雜在一處，硬青硬紅的不和調。由這些東西可以看出唐府三四輩的變遷；那油紅油紅的一兩件竹器代表着南方的文化，那些新舊的木器表示着北方的精神；唐府本是自南邊遷來的到現在已有六七十年了。由這點東西還可以看出唐宅人們的文化程度，新舊的東西都混合在一處，老的不肯丟掉，新的也漸次被容納。這點調和的精神彷彿顯出一點民族的弱點：既不能頑強的自尊，抓住一些老的東西不放手，又不肯徹底的取納新的，把老舊的玩藝兒一掃光除盡。

牆上的字畫與書架上的圖書也有個特點：都不是名人的傑作，可也不是頂拙劣的作品。那些作畫寫字的人都是些小小的名家，官級在知府知縣那溜兒，經唐家的

人一給說明便也頗有些名聲事業，但都不見經傳。對聯與中堂等項之中，夾雜着一兩張像片，還有一小張油畫；像照得不佳，畫也不見強，表示出應有盡有的苦心，而順手兒帶出一點浮淺的好講究。

掃了一眼屋中的東西，文博士覺得呼吸有點不靈利，像海邊上似的，空氣特別的沈重。新的舊的擺設，桌椅，藝術作品，對他都沒有任何作用，他完全不懂。他只在美國學來一個評判方法：適用的便好。他的理想客廳是明亮簡單，坐的是寬大柔軟的沙發，踩的是華麗厚實的地毯，響的是留聲機，看的是電影明星照片。他不認識唐家的這些東西，也不想去批評，只覺得出不來氣。椅子是非常的硬棒，也許是很好的木料，但是肯定的不舒服。倒上茶來，聞着很香，但是絕沒有牛奶紅茶那樣的濃厚沈重。文博士知道自己在這裏決不會討好，因為一切都和美國的標準正相反：他要是順着唐家入的口氣往下說，一定說不過他們；他要是以美國標準為根據，就得開罪於他們。直着腿坐了會兒，他想好了，與其順着他們說，不如逆水行舟；

這樣至少能顯自己心中不空，使他們聞所未聞。

唐先生只閒談天氣與濟南，不肯往深裏說任何事情；新事舊事他都知道不少，但是他不肯發表意見，怕是得罪了人。建華剛在大學畢業，還沒找到事作，可是覺得自己很了不得。他的學識和牆上那些圖畫一樣，雖然不高明，可是願意懸掛出來。聽着父親與文博士談了幾句，他想起個問題：

「先生看張墨林怎樣？」他臉上非常的嚴重，以為張墨林的問題必是人人關心的問題，因為他自己正在研究他。

文博士的眉皺上，也非常的嚴重，根本不知道張墨林是個詩人，畫家，還是銀行經理。他決定不肯被人問倒，而反攻了一句：「哪個張墨林？」

唐先生趕緊接了過去：「山東黃縣的一位詞家，學問倒還好，二小兒正在作他的年譜，將來還求指教。」

「那很好！」文博士表示出一定能指教唐建華。

「他的著作很難找，有兩三部我還沒見過！」唐建華看着頂棚，心中似乎非常難過，因為這兩三部書還沒能找到。「先生看他的作品，專以詞說，怎麼樣？」

「書是要慢慢找的！」文博士已被擠到牆角，而想閃過去。「當初我在美國想找一部歷史，由芝加哥找到紐約，由紐約又找到華盛頓，纔找到了半部，很難！」

「啊！」建華摘下眼鏡，用手絹擦着，一點不肯注意文博士的話。就是博士再談到張墨林，他也沒心去聽。對張墨林的研究，正如對別件事一樣，他的熱心原本是很小的一會兒；不過在這一小會兒裏，他把這件事放在眉頭上思索着。

唐先生怕文博士看出建華的不客氣，趕緊問了幾項美國的事。文博士有枝添葉的發揮了一陣，就是他所不曉得的事也說得源源本本，反正唐家的人沒到過美國，他說什麼是什麼。

文 博 士

文博士說完一陣，剛想告辭，建華的弟弟樹華下了學。他是在中學讀書，個子不小，也戴着眼鏡，長得跟他哥哥差不多，只是臉上的肉確實一些。他也很喜愛文

學，可是接近新文學。經他父親介紹過後，他坐下，兩隻大手在膝上來回的擦，擦着擦着，他想起來一件事：

「先生看時鈴兒怎樣？」他習慣的把新文藝作家的名字末尾都加上個「兒」，彷彿是非常親密似的。

「哪個時鈴兒？」文博士很想立起來就走，這樣的發問簡直沒法子應付。

「小孩子愛讀小說，」唐先生又來解圍，「文博士出洋多年，哪能注意到這些後起的小文人們。」

「也別說，」文博士直着脖子說，「我們新文學也有相當的研究；不過，沒有什麼好的作品，沒有！」

樹華的手在膝上擦得更快了，臉上也有些發紅；剛要開口反駁，被老先生瞪了一眼，不痛快的沒說出來。

文博士覺得已經虎回兩個去，到了該告辭的時候了，雖然有許多事還想問唐先

生。正想往起立，又進來一位，唐先生趕緊給介紹：「小女振華，文博士。」振華比建華小，比樹華大，個子不像他兄弟那樣高，可也戴着眼鏡。相貌平常，態度很安詳，一雙腳非常的好看。

這樣的增兵，文博士有點心慌，可是來者既是女子，他是不能不客氣一些。唐先生這回先給了女兒個暗示：「文博士由美國回來，學問頂好。」

「老三不是想學英文嗎？」她很嚴重的看看樹華。

樹華有志於文學，很想於課外多學些英文，以便翻譯莎士比亞。但是，文博士的輕看新文學使他彷彿寧可犧牲了莎士比亞，也不便於和文博士討教。

文博士一點也不想白教英文，不過既是一位女士的要求，按着美國的辦法，是不能不告奮勇的：「那很好！」

「要是文博士肯不棄，唐先生看出點便宜來，他並不重視英文，不過有美國留生育教他的子女，機會倒是不便錯過，「你們三個都學學吧！那個，文博士，在這

裏便飯，改日再正式的拜老師！」

文博士覺得是掉在圈兒裏。

六

唐家的飯很好吃，文博士的食量也頗驚人。唐家全家已經都變成北方人，所以菜飯作得很豐滿實在；同時，爲是不忘了故鄉，有幾樣菜又保持着南邊的風味。唐先生不大能吃酒，可是家中老存着一兩瓶好的「紹興」。

菜既多而適口，文博士吃上了勁。心中有點感激唐先生，所以每逢唐先生讓酒就不好意思不喝些，一來二去可就喝了不少。酒入了肚，他的博士勁兒漸次減少，慢慢兒的吐了些真話；他的脈算是被唐先生診了去。

唐先生摸清楚了博士的肚子只是食量大，而並什麼別的玩藝，反倒更對他親密了些。唐先生以爲自己的一輩子是懷才不遇，所以每逢看到沒有印着官銜的名片使

不願意接過來。可是及至他明白了沒有官銜的那個人，雖然還沒弄到官職，但是有個好的資格，他便起了同情心，既都是懷才不遇，總當同病相憐。況且與這路資格好而時運不見佳的人交朋友，是件吃不了什麼虧的事；只要朋友一旦轉了運，唐先生多少也得有點好處。

唐先生自己沒有什麼資格，所以雖然手筆不錯，辦事也能幹，可是始終沒能跳騰上去。有才而無資格，在他看，就如同有翅膀而被網綁着，空着急而飛不起來。他混了這麼些年了，交往很廣，應酬也週到，可是他到底不會獨當一面的作點大事。是的，他老沒有閒着過，但是他只有事而無職。他的名片上的確印得滿滿的，連他自己可也曉得那些字湊到一塊兒還沒有一個科長或縣知事沈重。他不能不印上那一些，不印上就更顯着生命像張空白支票了。印上了，他又覺得難過。所以他非常喜歡一張有官有職，實實在在的名片。

爲補正這個缺陷，他對子女的教育都很注意。以他的財力說，他滿可以送一個

兒子到外國去讀書。但是他不肯這樣破釜沈舟的幹。一來他不肯把教育兒女們的錢都花在一個人的身上，二來他怕本錢花得太大，而萬一賺不回來呢。所以他教三個兒子都去入大學，次第的起來，資格既不很低，而又能相繼的去掙錢，他覺這個方法既公平又穩當。現在，他的大兒子已去作事，事體也還說得下去。二兒子也在大學畢了業，不久當然也能入倆錢。三兒子還在中學，將來也有入大學的希望。女兒呢，在師範畢業，現在作着小學教員。看着他的子女，他心中雖不十二分滿意，可是覺得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總算說得過去，多少他們都能有個資格，將來的前程至少也得比他自己的強得多。他這輩子，他常常這麼想，是專爲別人來忙，空有聰明才幹，而唱不了正工戲。這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自慰，自己雖然沒能一帆風順的闊起來，到底兒子們都有學位，都能去正正經經的作點事，也總算不容易。

他與焦委員的關係，正如同他與別的要人的關係，只能幫忙，而上不了台。誰都曉得他是把手兒，誰有事都想交給他辦，及至到了委派職務的時候，他老「算

底」。誰要成立什麼會，組織什麼黨，辦什麼選舉，都是他籌備奔走一切。到辦得有點眉目了，籌備主任或別項正式職員滿落在別人身上。事還是他辦，職位歸別人。他的名片上總是籌備委員，或事務員；『主任』，『科長』，『課長』，甚至連『會計』都弄不到他手裏，雖然他經手不少的錢財，他的最大的報酬，就是老不至於閒着，而且有時候也能多少的剩幾個私錢而不至於出毛病。

當他一見文博士的面時候，『博士就是狀元』這句話真打動了他的心。是的，假若他自己有個博士學位，哼，往小裏說，司長。秘書長總可以早就當上了。就拿『文化學會』說吧，籌備，組織，借房子，都是他辦的。籌辦成了，焦委員來了，整個的拿了過去，唐先生只落了個事務員。每月，他到各處領補助費，領來之後留下五十元，而餘的都匯交焦委員。創立這個學會的宗旨，本是在研究山東省的歷史地理古物藝術，唐先生雖然沒有多大的學問，對學問可是有相當的尊崇與熱心。及至焦委員作了會長，一次會也沒開過，會所也逐漸的被別人分佔了去。唐先生說不

出什麼，他沒法子去抗議。也好，他只在會裏安了個僕人，照管着那幾間破屋子，由每月的五十元開銷裏，他剩下四十塊；焦委員也裝作不知道。

像這樣的事，他幹過許許多多了。可也別說，就這麼東剩五十，西剩六十，每月他也進個三百二百的。趕上動工程呢，他就多有些油水。家裏的房子是自己的。過日子又仔細，再加上舊日有點底子，他的氣派與講究滿夠得上個中等的官僚。每逢去訪現任的官兒，而發現了他們家中的寒槍或土氣，他就得着點兒安慰——自己雖然官運不通。論講究與派頭可決不含忽！

焦委員確是囑咐過他，有到「文化學會」來的，或是與焦委員有關係的要人由濟南路過，他可以斟酌着招待或送禮。唐先生把這兩項都辦得很不錯。他的耳朵極靈，永不落空；誰要到濟南來，誰要從濟南路過，他都打聽得清清楚楚。那些由焦宅出來的，他知道的更快。他頂願意替焦委員給過路的要人送禮，一來他可以見識見識大人物，二來在辦禮物的時候也可以施展些自己的才能。送什麼禮物全憑送給誰

而決定，這需要揣摩與眼光。有一次他把一筐肥城桃送給一位焦委員的朋友，後來據焦委員的秘書說，那位要人親筆寫給焦委員一封信，完全是爲謝謝那一筐子桃。這種漂亮的工作，在精神上使唐先生快活，在物質上可以多少剩下點扣頭，至少也順手把他自己送焦委員的禮物賺了出來。

對於招待到文化學會來的人，唐先生說不上是樂意作，還是不樂意作。由焦委員那兒來的人，自然多少都有了資格來歷，他本應當熱心的去招待。可是，因爲他們有資格，哪怕是個露着腳後跟的窮光蛋呢，也不久就能混起來，地位反比他自己強；這使他感到不平。況且，誰來了都一支就是一二百，而唐先生自己老是靠着那四十塊不見明文的津貼——或者更適當的叫作「剩頭」。但是繼而一想呢，接濟這些窮人到底比白白給焦委員匯去較爲多着點意義，焦委員並不指着這點錢，而到窮人手裏便非常的有用，於是他又願意招待這些人；他恨焦委員，所以能少給他匯點去，多少可以解解恨。

所以，他一看見文博士那張無官銜的名片，他心中就老大的不樂意，又是個窮光蛋！及至博士來了硬的，一點不客氣的說出，博士就是狀元，他心中又軟了，好吧，多給焦委員開銷倆錢，順手推舟的事，幹嗎不作個人情呢。

現在，文博士借着點酒氣，說出心中的委屈，唐先生的腦中轉開了圓圈。這個有博士學位的小伙子是吃完了抹抹嘴就走呢，還是有真心交朋友？假若博士而可靠的話，他細細的看了看女兒，客觀的，冷靜的看了看；現成的女兒，師範畢業，長得不算頂美，可是規規矩矩。假若文博士有意的話，那麼以唐先生的交際與經驗，加上文博士的資格，再加上親戚的關係，這倒確是一齣有頭有尾，美滿的好戲！自己的兒子只能在大學畢業，可是女婿是博士，把一切的缺點都可以彌補過來了！

不過，這可只是個就景生情的一點希望與理想。唐先生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是直去直來，一說就成的。別的事都可以碰釘子，再說，可不能拿女兒試驗着

玩。慢慢的看吧，先把文博士看清楚了再說別的。不錯，這件事並不單是唐家的好處，文博士可以得個一清二白的妻子，還可以得個頭等的岳父兼義務的參謀。可是，誰知道人家博士怎麼想呢，不能忙，這宗事是萬不能忙的。

飯後，文博士開始打聽樵委員給他的那張名單上的人。唐先生認識，都認識，那些人。可是，不便於一回都告訴他。唐先生的語氣都露出來：事情得慢慢的說，文博士須常常的來討教；最好是先規定好每星期來教幾次英文，常來常往，彼此好交換知識。文博士一點也不想教英文，可是不便於馬上得罪了唐先生。他看得出來，假若他不承認這個互惠條件，唐先生也許先到各處給他安排下幾句壞話，使他到處碰釘子。虎落平川被犬欺，博士也得敷衍人；他答應下每星期來教兩次英文。唐先生答應了每次授課由他給預備飯。文博士開始覺出來中國人也有相當的厲害，並非人人都是老楚。可是，他也有點願意他們厲害，因為設若人人都像老楚，那還有什麼味兒呢！他預備着開戰，先拿唐先生試試手。他心中說，無論老唐怎麼厲害，

反正自己是博士，看誰能把位博士怎樣得了！

由唐家出來，他覺得心中充實了些，彷彿是已經抓到了點什麼似的；無論怎說吧，拿到老唐就得算是事情有了頭兒，不忙，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能利用老唐就能在濟南立住了腳，這不會錯！

回到宿舍，青年會的幹事過來拜訪，請他作一次公開的演講。他不願意伺候青年會的幹事，可是這總得算頭一次有人表示出敬重博士的價值，似乎又不便嚴詞拒絕。再說呢，開始在濟南活動，而先把名聲博出去，也不能算完全沒有作用。他答應給講一次『留美雜感』，既省得費工夫預備，又容易聽得懂。答應了之後，他不但討厭青年會幹事了，反倒覺得痛快了些；那個幹事開口博士長，閉口博士短，使他似乎更當信賴自己，更當拿起些架子，『博士』到底比什麼也響亮受聽。假如人人能像青年會幹事這麼敬重他，他豈不馬上就能抖起來；他幾乎有點要感激那個幹事了。

爲這個講演，他想應當去裁一套新洋服。頭一次露面，他得給人們一個頂好的印象，不但學問好，人也漂亮。誰曉得由這一個演講會引出什麼好機遇來呢？即使
是自受累，什麼也弄不到，那也沒什麼，新洋服是新洋服，總要裁一身的。剛纔要
買條新領帶而打了退堂鼓，現在決定了去作新衣裳，到底青年會幹事不是完全沒用
，會幫助自己決定了這件事。決定作一件事總是使人愉快的，他不再去思索，就這
麼辦了。

到閱報室去看了會兒報，國事，社會新聞，都似乎與他沒什麼關係。隨便的看
完一段，他就想到洋服的顏色與式樣上去；這身新洋服是新生命的開始，必須作得
便宜，體面，合適。把自己先打扮好了再說，自己是一切。想了會兒，再去看一段
報，他覺得那最悲慘的新聞，與最暗淡的消息，都怪有趣，彷彿是讀着本小說那樣
可以漠不關心。

文 博 士

看完報，櫃台前面已經放好「文博士主講」的廣告牌。他只看了一眼，大大方方

的走出去，怪不好意思，可是挺快活。

七

洋服作好，文博士有點後悔，花了七十多塊！原本沒想花這麼多錢，可是選擇材料的時候，西服店的老板看了看博士身上的那件：「嘔！先生，這是外國裁的，還敢請你看次等的材料！」他只好選了較好的料子——還不是頂好的。到底是站在洋面上的，西服店的人就多知多懂一些，知道什麼是好壞；多好的西服教老楚看見也是白饒。文博士非花七十多塊不可。

及至把衣裳取了來，式樣手工都很不壞，可是他到底覺得太貴了些。既然在衣裳的作法上找不出毛病來，他轉而懷疑衣料是否地道。濟南沒有什麼可靠的地方，沒有！他看出來，這裏只有兩類人，老楚是一類的代表，唐先生是另一類的代表；西服店的人和唐先生是同類，狡猾，虛詐。一位博士而陷落在這兩類人中，沒辦

法！

穿上新洋服，他到唐家去教英文。已教過兩次了，建華是眼看頂棚，大概還是想着張墨林的問題。樹華的手搓着膝蓋，也許是還恨着文博士的輕視新文學。只有振華很用心；就是不用心，至少她的態度是那麼安詳，不至便文博士太難堪了。他不想再白跑腿，可是又不肯輕易放棄了唐先生的那些可貴的知識。唐先生非常的客氣，茶水飯食都給預備得很好，就是來到真事兒上不願多說。至少他的打算是這樣：即使拴不牢這位博士，反正也得先把他鼓逗熟了再說；先把文博士弄成唐家的頂熟識的朋友，再放鬆了點兒手，也總好辦一些。對於子女熱心學英文與否，他倒不十分關心，他就是願意文博士常常的來，只要博士肯勤來使有辦法。

這天——文博士穿上新洋服這天——建華照了一面，說有點頭疼，請假。樹華沒回來，因為學校裏開運動會。唐老先生也沒露面，只有振華獨自陪着文博士。文博士有點不好意思。設若這是在美國，他很有辦法對待她；可是她是個中國女子。

他知道中國女子都是唧唧噥噥的不大方，根本招惹不得。他必須謹慎一些，不能像在美國那樣隨便，一點也不是爲振華設想，而是怕誤了自己的大事——他不能隨便的交女朋友而弄壞了名譽。多麼他見着十萬八萬的錢，他纔能點頭答應婚姻大事。

談了幾句，他覺得振華也有點可愛，她的態度是那麽安詳，簡直和美國女子完全不同。這點安詳的態度似乎比西洋女子更多着一些引誘的能力；一個中國人由不的愛看一張山水或一條好字，中國人也由不的喜愛女性的安詳。她的相貌很平常，可是那點安靜勁兒給她一些尊嚴，尊嚴之中還有點嫵媚，像一朵秋天的花，清秀，自然。說話的時候，她的臉愛偏着一點，不正面的對人笑，可是嘴角上老掛着些和霽的笑意。十分安定的坐着，一雙極可愛的腳自然的在長袍下面露着，像大葉子下一對挺美的銀瓜似的。

文博士很願意吃唐家的飯，但是他敷衍了幾句，就告了辭：「下回再學吧，密

司唐，還有點事。」

她很大方的替她的弟兄道歉，並沒十分留他。

他心中老大的不得勁。

第二天，他在青年會講演，老早的就穿好了新洋服，而且買了條新領帶。聽講的人有一坐下就要睡着的老頭兒，有穿制服的，鼻子上老出着汗的小學生，有抱着孩子的老太太，人頭很複雜，氣味很難聞，秩序很亂，文博士皺上了眉。不能臨時打退堂鼓，可是爲這羣人費力氣真有點合不着。剛要開口，唐振華進來了，規規矩矩坐在最前排，臉上帶着點似有若無的笑意。文博士不知爲什麼打起點來精神，照着所想到的一層層的說下去。聽衆們有很注意聽的，也有毫不留心的，也有聽了幾句就走出去的。文博士不時的瞭唐振華一眼，他始終是安安靜靜的聽着，他說到有意思的地方，她臉上的笑意便隨着擴展，聽衆們有不守秩序的時候，她便隨着他微微一皺眉。她不僅是來聽講，也彷彿是來同情他，安慰他。等他講完，大家正在拍

手的當兒，她輕輕的立起來，慢慢的走出去。

回到宿舍，文博士楞着了會兒。他已經不能不承認唐振華有些可愛，因此，他必須思索。不，他必不能上唐家的當。無論振華是多麼好的女子，他不能要她。憑一位美國博士，不能要個師範生，這是一；唐家不能幫助他什麼，他不是爲他們而來到濟南，這是二。有這兩層，唐家的人簡直是他的障礙。他得馬上進行他的正事，不能再遲延，不能教唐家的人拿住他。

難處是一時不能一刀兩斷和唐家絕緣。手中的二百塊錢是一攘兒就完的，自己不是不會吃苦，而是根本不應當吃苦；既不應當吃苦，錢就出去得很快。那麼，他必須和唐家敷衍，好再借錢。這不是體面的事，可是除此還找不到近便的方法。好吧，不管怎樣吧，他不能馬上放棄唐家這夥人。可是他得留點神，必定別叫唐家的人給他綁上，特別應當留神唐振華。女子多半是有野心的，他以爲；不過，像唐振華那個模樣，那個家當，那個資格，乘早兒別往博士這邊想！他有點可憐她，怎奈

博士不是爲她預備的。

把她這麼輕輕放下，他決定立刻去拜訪那幾家闊人，不再等唐先生幫忙。拿出焦委員給的那張名單，他打算挨着次序去拜訪。頭一名是盧平福，商會的副會長。他找到青年會的幹事，問了盧家的住址，幹事知道的很詳細，因爲盧會長也是青年會的董事。

次日九點多鐘，文博士決定出馬去看盧會長。他心中有點發跳，雖然不信宗教，可是很想禱告一下，成敗在此一舉，倘若開頭就碰了釘子，纔沒法兒辦！把領帶正了好幾次，他下了樓。

盧宅的大門，與濟南的紳士家的大門一樣，門外另加鐵柵，白天也上着鎖。大門與鐵柵之間，爬着條小驢似的大狗。文博士剛一上台階，大狗就撲了過來，把鐵柵碰得亂響。出來個僕人。先把狗調了走，而後招呼客人。把名片拿進去——文博士聲明是由焦委員那裏來的——又回來，這纔開鐵柵的鎖，非常嚴重，好像一座關

口似的。

盧會長是個高胖子，眼睛亮得可愛，像小娃娃的那樣黑白分明。臉上都發展極白淨綿軟。把文博士拉到屋中，趕緊遞過來炮台烟，然後用水桶大小的茶壺給倒上茶。

「文博士是從美國回來的？」盧會長的嗓音響亮，帶着水音，據說能唱一口很好的二黃。看文博士謙恭的一笑，承認這件事實，他馬上轉了轉那對極黑極亮的眼珠：「文博士，美國收買花生——我們濟南管叫長果——近來行市很低：眼看新花生就下來，這倒要費些心思呢！文博士可知道？」

「離開美國已經有幾個月了，這倒不很清楚。」文博士本來不吃煙，只好把煙捲拿起來看了看，表示出很安詳的樣子。「盧會長不是絲業專家嗎？」他反攻了一句。

盧平福哈哈的笑起來；「文博士，這年月講不到什麼專家了！橫扒摟着，還弄不上嚼穀！絲業？教人造絲頂死了！沒辦法！我什麼也幹，就是賺不出錢來！在周村我有絲廠，眼看着得歇業；東洋人整批的收購，沒咱們的份兒；濟南咱有門面，替洋貨銷售，沒辦法！咱什麼也幹，幹到歸齊，是賠湊個熱鬧！我還辦報呢，博士信不信？濟南商業時報是我的。哎，文博士，等有工夫給寫點文章！」

「那要看什麼樣的文章了！」文博士笑了笑，心裏說：「這個傢伙不懂得什麼叫專門學問！」

「什麼文章也是好的，自要博士肯寫；不瞞你說，我還寫戲評呢，自己唱不好，啾啾兩句！」盧會長的黑亮的眼珠又極快的一轉，話又改了轍：「文博士，從上海過的時候，注意到山東的果子沒有，我們今年試辦，先運蘋果和梨。以前，貨一運到，總得傷害多一半，據周海卿——也是美國留學生，很是把手兒——說，那是果皮上有病菌的緣故。他給我們出的方法，教我們按他的方法起運。誰知道怎樣了呢

「事兒多，簡直顧不過來，到如今還沒聽見下文。」

「我在上海的時候，纔剛交四月，這次是由北平下來的。」文博士覺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了。他心中很難過，他看得明明白白，姓盧的這傢伙並不是故意爲難他，而是瘋着心想多知道一些事兒，爲是好在橫攔巴鏡。即使這傢伙的毛病在於不曉得博士的學問是各有專長，可是自己連一句也回答不出，總怪難以爲情。他正這麼想，盧會長又抓住了北平。

焦委員又答應了我們，給我們運動北平的各機關，一律穿煙台綢的制服，哼，夏天已經過去，連個信兒也沒有！博士可知道？」

文博士不知道。但是不能直說，他必須在這個人的面前顯出和焦委員很熟識，不能一語回答不出。他又真不知道這件事。他用力的往下鎮定，可是到底臉上紅了一點：「大概得明年開始了。」說得非常的不帶勁，他自己覺得出來。

「誰說不是！」盧會長嘆了口氣，不知是不滿焦委員，還是看文博士沒用。

文博士想說出他自己的學問。不能就這麼在教盧會長——一個小小的商人！——給嘆氣嘆了下去！「在美國我學的教育，對於商業隔膜一些。學問——在現在的世紀——太專門了！太專門了！」

他以為這可以擋回盧會長的亂問了，即使這不是聯絡人的頂好的方法，至少也維持住了博士的尊嚴。哪知道，盧會長的眼睛又極快的轉了個圈：

「文博士，對了！我們正想辦個玩具公司，好極了！你看，博士，維縣的機廠，現在什麼鐵玩藝也能模仿；我們就這麼想了，弄不多的錢，找幾個工人來，他們作帶機器的小玩藝，小火車，小輪船，會跳的小猴；一本萬利的事！我是混想發財，誰不是如此？作買賣為商，花樣越多越好！文博士，給來個計畫，咱們合辦！」

「那行！那行！」文博士只好扯慌了，好能挺着胸走出去。他心裏要說的是這個：「那屬於幼稚教育，我學的是專門與中等教育行政！」

假裝是回來作計畫，他知道以後很難和盧會長見面了。走出大門來，盧會長還喊着，「專等博士的計畫！」博士極慢極慢的走回宿舍，像好幾天沒睡好覺那麼不精神。

八

怎辦呢？怎辦呢？這個釘子碰得多麼大，一位新從美國回來的博士會被個小商人問得直瞪直瞪的！這決不是自己的學問不地道，不是，而是缺乏經驗；爲什麼在未去以前不先詳細打聽打聽呢？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業與脾氣，博士並不能鑽到人心裏去。全是老唐的鬼，全是！他要看看我的笑話：他全知道，而一句不肯說，好可惡！文博士想到這裏，忿怒勝過了羞愧，設若不是老唐鬧鬼，他決不會栽這的跟頭！把罪過都推到老唐身上，他覺得自己還是堂堂的博士，並沒有什麼毛病，要免去毛病，他得先治服了老唐。

怎麼治服老唐呢？博，這得全盤合算合算了。到底在這裏扎空槍有好處呢，還是應當根本放棄，不再多耗費時間與精神？不，不能白白的放棄；到別處還不是得從頭兒來？既想往下繼續的作，最是先得解決老唐。和，還是戰？不，不能公然的作戰，頂好且戰且走，說着好的而揣着壞的，即使還不成功，也教老唐知道知道自己的厲害。好吧，先拿唐振華解氣吧。她一定是紅着心想抓到個博士，何不將計就計呢？設若不是老唐那樣的可惡，誰肯使這個毒辣的手段；老唐，老唐！你多嚙要是吃了虧，可別怨我！應當怨你自己不是東西。

文 博 士

打定了主義，文博士又打起精神來。盧宅那一幕不過是個小挫，小一半兒是自己沒留神，多一半兒是老唐鬧的鬼。過去是過去了，不必再惦念着。再說，盧平福不過是個商人，往好裏說纔能算個資本案——小小的資本案——懂得什麼叫學問，哪叫博上。在他面前無所謂丟臉，不過是會面的時候差點教這傢伙給問倒，稍微有點不得勁而已。無論怎樣說吧，這件事根本不成爲一件事，不再想牠好了。以後再去

拜訪生人，應當小心一點，先打聽打聽，這倒是個經驗。是的，經驗不能都是甜美的，所以纔能這回碰了釘子，下回好懂得留心。把見盧會長這一場打入「不甜美的經驗」裏，他又高興的往前看了。

他得和唐振華談一談，只要引起她的同情，她就會去打聽一切。不過，怎能引起她的同情呢，假若不稍稍露一點相愛的意思？管牠呢，她要是喜歡那樣呢，賞給她一點愛情好了；出了毛病是她自找。在戰爭中不講什麼道德，只能講手段。

他打算在振華下學的時候，假裝在街上閒逛似的，遇上她，把她約到公園去談一談。看她肯不肯，若是不肯呢，再想別的方法。反正對她多一番親近，她總會曉得的。就這樣辦了，果然遇見了她。

「密司唐，剛下課吧，我沒事，想上公園去看看。密司唐也玩玩去，公園裏也許有些菊花了吧？」他不顯着急促，可是開門見山的明說了；對唐振華用不着分外的有禮貌，她不懂。

「家裏還有事呢，」振華輕描淡寫的推辭了。

「要不先回去說一聲？」文博士爽性把話說到了家：「有話和密司唐談，關於我自己的事。」

振華笑着想了想：「一同家去吧。」

「也好，」文博士顯出很爽直，有些男兒氣。

二人在街上走，行人們多數的都多看他們一眼；由鄉下進城買東西的男女們。

有的拿着捲兒東洋布，有的拿着些乾粉條或高香，差不多每逢遇到剪髮的女子和個男人同行都要立住了呆呆的看一會兒；他們也這樣看着文博士與唐振華。拉車的雖然看慣了這種事兒，可是讓車兒遭了拒絕，也便拿出點根本反對這種景象的意思：

「拉去孽！兩輛孽」這樣喊着，似乎是爲自己，也爲孔聖人，出口氣。唐女士低着點頭，依舊不卑不抗的走着。文博士反倒覺得怪不得勁，他真恨這羣沒有文化的中國人！

到了唐家，家中的主要人物還沒回來。給文博士斟了一碗茶，她規規矩矩的坐下，往上推了推眼鏡，等着他說話。文博士倒呆住了，不知應說什麼好。她微微那麼一笑，把整個的臉都增加了一些光彩：「有什麼話，文博士？」

文博士呆呆的看着面前的茶杯，杯裏的茶是那麽清淨，光明。像一汪兒金液似的，使他心中也乾淨了些，平靜了些，他說了實話：「密司唐，我很不得意，令尊能幫忙而不肯幫忙我！」他從來沒這樣吐過實話，沒這樣動過真的感情，所以言語不能——像平時那樣——完全憑着腦子的安排；低下頭去，忘了下面的話。

「文博士，你不怪我嘴直？」她的脚微微動了動，表示着點不好意思直說，而因此稍有點焦躁。

「當然不能！」文博士抬起頭來，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像條老狗作錯了點事而求主人原諒那樣：「我來求你出個主意；令尊不肯……」

「我曉得！」她說得非常的自然輕快，可是有一些力量，像針尖似的，小而鋒銳

。她好像把文博士的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決不肯繞着灣子費話，而要一針見血。這使文博士驚異，平常。他總以為女人都是嘮裏嘮叨，光動嘴唇，而沒有任何識見與意義。況且唐振華又只是個小小的師範畢業生與小學教員。現在，他仍然不承認自己的觀察有什麼多大的錯誤，可是他覺出她有點例外的智慧，『例外』是最足使人驚異的。『我曉得！這不是第一次了！』她微微停了一小會兒，爲是省得顯出太直率不客氣；笑將停住，話又跟着出來，像風兒將把花吹藏在葉下，又閃出來：「焦委員常常在濟南送有志的青年，都由父親招待，這不是第一次了。我們都很喜歡常有朋友們來，可以多聽點事，長點見識。不過，以我自己說，我總覺得這種來往有點，有點，空虛，甚至於是虛偽。我倒不是說，這是因爲我們一家子人落不着什麼，所以覺得空虛。我是看那羣青年空虛得有點可憐。」她又微笑了笑，似乎是要求文博士的原諒。

他擰着眉點了點頭，表示教牠說下去，不必客氣。

爲是減輕些正面的攻擊，唐振華把話轉了個方向：「你看，我們家裏的人，父親，哥哥，也都有點那個毛病。他們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別人的光兒一下子跳上去。父親，白忙一世，老覺着委屈。大哥二哥，也是那樣，連對於學問都想用很小的勞力，而享極大的榮譽。他們都不大看得起我，因爲我認真的去教小學生，而不肯隨着他們的意思去找個闊人，作個太太。假若我看不上家裏的人，我就更替那些焦委員那裏來的青年可惜。他們要頂好的事，要頂有錢的太太，並不看事情本身對別人有什麼好處，並不爲找個真能幫助自己的女子而結婚。他們自居爲最上等的人，總想什麼力氣也不賣，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我並不懂什麼，不過要據我看，就覺得這是討便宜；人家當兵的，把命全押在那兒，一月纔掙幾塊錢。」

「密司唐！」文博士有些坐不住了。「原諒我插一句嘴，一個兵可以什麼都不曉得，一個留學生的知識是花了多少年的光陰與多少堆洋錢買來的，這不能放在一塊

兒講！」

「一點不錯！」她把聲音提高了些，「可是一條命是一條命，把命押上，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全押上了。押上命的既掙幾塊錢，我就看不出留學生有什麼特權去享受！」

文博士笑了，笑得很不自然：「密司唐，大概你我永遠說不到一處了。也許，也許，原諒我，你曾經吃過留學生的虧吧，所以看他們還不如一個簡單的大兵？」

振華微笑着搖了搖頭，笑意彷彿蕩漾到臉外：「我沒吃過他們的虧，父親吃過；我曉得怎樣躲着他們。我知道我長得不體面，資格低；我現在只想教小學生，將來呢，誰知道。無論怎麼說吧，我知道我的價值，不肯高抬自己，也不肯輕看自己。我願意這樣，所以也願意別人這樣。我若是你，文博士，我就去找點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氣都拿出來，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報酬，勞力的平等纔是真正的平等。」

文博士不願意再往下聽。在國內讀書的時候，他只得了學分與文憑，並沒聽過什麼關於生活上的教訓。在美國留學，除了上堂與讀課本，並沒體驗過什麼品德的養修與生命的認識。目的在得博士學位，所以對於別的事情用不着關心，正像上市去買一樣菜，除了注意所要買的東西，他不過是順手兒逛逛市場，只覺得熱鬧，用不着體驗什麼，思索什麼，聽了振華的一片話，他感覺到她根本不明白博士的價值，用不着再和她講什麼。況且她的話，他以為，必是因爲吃了留學生的虧，因失戀而有了成見。即使她根本沒有失戀，而這些話是由她心中掏出來的，那也適足以證明她的脾氣彘扭；在他想，一個女子根本不應當說這樣的話；在美國，她見過的女人可多了，人家誰不是說說電影與講講愛情？沒有這麼整本大套教訓人的。況且，她到底不過是個小學教員，怎能有高明的見解呢，怎能呢？一位博士而被個師範畢業生虎住，笑話！這麼一想，他反倒可憐了她，憑她這一套，要能找到一個男人纔怪；長相又是那麼平凡！因爲可憐她，所以不便和她生氣；反之，倒須再敷衍她兩

句，把這一場和平平的結束過去。他很寬大的放出點笑容來：「那麼密司唐，你看我不應當再留在濟南？」

「地方沒關係，全看你想要做什麼，與怎麼做。」

「哼，」他幾乎是有意的開玩笑了，「我想先在這兒結婚，怎樣？」

「那也不錯，」振華也有點嘲弄的意思，「楊家正找女婿呢，父親不肯告訴你，我肯。」

「哪個楊家？」還像是說着玩，文博士可是真想探聲點消息。

「大生堂楊家，他家的大女婿是盧平福。」

文博士記得，焦委員的名單上有這麼個楊家。假裝着不去關心，而順口說了聲：「盧平福是怎樣的人？」

「他，臭虫，一輩子忙的就是吸入血。他也是留學生呢！」振華又推了推眼鏡。

「他，留學生？」文博士受了一驚似的。

「老留學生了，劍橋的碩士呢。」

文博士的心落穩了些，怪不得說不過他呢，原來這傢伙也有學位！同時他也想到：既然同是留學生，那麼誰說得過誰也就沒大關係了，在盧家那一場滿可以一筆勾銷了，他心中好像去了一塊病。心中痛快了些，他又客氣起來：「謝謝密司唐，改天咱們還得談談呢，我最喜歡討論。在美國的時候，我還給大家組織過討論會呢！謝謝！」最後的一句他沒說出來；「謝謝你告訴我大生堂楊家。」

九

一邊兒走，文博士一邊兒清算：原想去給唐振華個好臉，她反又臭硬起來；好吧，對唐家父女和對老楚一樣，從此不再搭理。這倒乾脆！哼，把他們都網在一塊兒也抵不過一個博士的一對腳鴨！

原想跟他說些真話，誰知道他會那麼慳扭，勸我去作苦工，笑話！一個博士也要去教小學生——比如說——還要師範生幹嗎？笑話！女子是得生得美呀；臉子醜，沒人待見，像唐振華，就得越來越自憐，覺得自己的臉子雖醜，可是有點思想；滿有胆子去虎人，現在居然虎到博士頭上來了！可笑！

好吧，憑她那份相貌，再加上那份老氣橫秋的神色，吹，一無可取！連個臉色也無須賞給她了。

可是這一場不能算沒點成績。楊家，楊家，是的，到楊家去。到底姓文的給你們看看，我要不由此跳騰起來，算白作了博士！

比如這麼說吧，假若剛纔她也知道，順着我的話，鼓勵我一番，把她父親所知道的告訴告訴我，給我出個主意，說真的，假若我要是弄不到個闊女子，還真許跟她——唐振華——多親近一些呢。這不能不算她的便宜。哼！跟我耍那一套，在美國大學，那麼多的名教授，也沒教訓過我！唐振華算是完了，誰娶她也得倒一輩

子爵！年輕輕的，沒一點志願，沒一點向上心！好吧，去教一輩子小學生吧。我得教你看看，看看到底博士是怎樣的人物！

自己越這麼叨嘮，心裏越痛快，他決定放棄了唐家父女，用不着這樣的廢物。

把他們放下，他想直接的趕快的去拜訪楊家。這只許成功，不准失敗。這次要是再失敗了，可真覺落在唐振華的話底下了：放棄濟南。不能，這次非成功不可。也別說，盧平福憑個碩士而能打進楊家去，那，博士當然更有把握了。成！沒錯！

眼看就到中秋節，街上賣着頂出眼的果品，和頂拙劣的兔子王。對於這些果品，文博士可感到點顏色的美艷，永想不到去買；他要吃就得是用紙兒包着的美國橘子或東洋梨；這些中國果子，在他看，頗有些像中國婦女，即使看着好玩，也不大乾淨。對於兔子王，拙劣與否先不去管，他根本不去看，他的心裏顧不得注意這些可以使僑小孩喜歡半天的玩藝兒。

至於那些大而無當的月餅，他更不去注意；即使他真想嘗一嘗，也不肯去買，穿着洋服而去買月餅，他覺得是投降了中國社會的表示，他決不幹。

雖然這些東西都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人們的忙亂與高興，到底使他感到些渺忙的不安。忽然在灰塵與叫囂的空氣中聞到一些桂花的香味，微微的，酸酸的，到了他的鼻尖就消散了，再也聞不到。這點香味引起他的鄉思，他想起美麗的四川，與自己的漂零。他更厭惡四圍的東西與男女了，中國人過節，似乎是專為引起博士的感慨。他急忙的走回宿舍。

文 博 士

吃過晚飯，他去找那位請他講演的幹事拉了回瓜兒。打聽打聽楊家的事。這回他不再冒兒咕冬的去拜訪，必須有些準備。據那位幹事說，楊家的藥舖——大生堂——已是三百來年的買賣，有專人在東北採參，自造阿膠，自己有鹿園藥圃。在濟南，就是現在華北，也得算藥行的威權者。不過，近些年來，可也顯着微索，家裏人多，開銷太大，又搭上子弟們有在外埠開設分號的，打着楊家的旗號，可是不往老

櫃上交賬。雖然這樣，瘦死的駱駝總比馬大。到底還得算是闊家。當初張宗昌在濟南的時候，幹事就景生情的說，楊家一送月餅，就是一打，五百塊錢一個的。裏面裝的餡是鈔票和金首飾。楊家的大爺，在節後，就派了參議，很在官場裏活動過一番。雖然多入多花，並沒因此而更富起來，可是在張宗昌手裏，商家都走楊家的門子，作省府的買賣。這點官商溝通，到如今還有餘威，所以商會的正會長老是楊家的人，現在連副會長也落在他的女婿手裏。

這點報告使文博士高興，又有點害怕。高興，這正是他願打進去的人家，有錢有勢，官商兩面全能活動；害怕，假若楊家和盧平福一樣的考問他呢？就是馬上去預備也來不及，誰能還背誦本草去！在知識上幾乎無從預備，人家賣藥，自己學的是教育行政，怎能打通一氣呢？

假若在知識上不能有任何準備，那麼，對於楊家的人的嗜愛脾氣總該當知道一些。這個，可沒法和青年會幹事討教，因為青年會是不肯批評任何人的。想來想去

。還是得找唐先生去，唐先生知道一切。

怎好意思再找老唐去呢？剛纔原本想拉攏住唐振華，教她給作個偵探，誰知道她會那麼不知趣，給臉不兜着。既碰了她的釘子，怎好還再找她的父親？況且對老唐也不算是不盡力敷衍了，白去教英文，見面也強打着精神跟他閒談，可是結果適足以長他人的銳氣，滅自己的威風。怎辦呢？還能教博士去給老唐備頭請安嗎？

乾脆來硬的好了，拿焦委員拍他！不過，那個老滑頭準會假裝害怕，表面上幫忙，暗中破壞，不好。這麼着吧，給他點硬的，同時又是軟的，看看他，先看看他怎樣還手。假若他也來硬的呢，那就彼此翻臉不認人了，對不起；他要是軟下去呢，就更好，省得鬧翻了大家不好意思。想好了這條路兒，他拿出鋼筆，想給唐先寫封信。信要硬，告訴他沒工夫再去教英文，語氣中帶出點不滿意，教他自己琢磨去。隨着信，送上一筐兒果子，作為節禮，這是軟的。對的，剛柔相濟，看他怎辦！

果然靈驗，當下午唐先生便來道謝，親手提着兩匣廣東月餅，彷彿是瞧着姑奶奶似的。文博士皺上眉鎖住心中的笑。

「謝謝，謝謝，謝謝！」唐先生的手在眉心兒那溜拱着，還微閉着點眼，好像心中嚙摸着自己謙恭的味兒。

坐下之後，唐先生嘆了口氣。「文博士，十分的對不起，對不起！小女的脾氣……我跟她好吵了一頓！」唐先生的確和振華吵了一頓。他以為，自己盡到了作父親的心，給她造機會，可是她不懂；幾次了，都憑空的把有學位的人放過去，他不明白她到底是怎回事。「三兒一女，對她多少嬌慣一些，博士不必對她……她什麼也不曉得！」

「唐先生，請千萬別這麼想！」文博士很鄭重的講：「我一點也不是為振華女士。實在是太忙，太忙！」拉着字音，他想說得更充實一些：「一來是朋友慢慢的多起來，總得應酬應酬；二來是常到圖書館看看書；這裏買外文書不方便，只好讀些中

國舊書，也倒還有趣味。腦子和刀一樣，不常磨一磨就會生鏽的，我很喜歡讀書，很喜歡！」說完這片假話，他覺得自己的身分確是很高，總不肯忘記了讀書。

又閒扯了一番，彼此間的感情慢慢又往親熱裏轉回來：在唐先生看呢，這全是振華的錯兒；不過既失了個博士女婿，就別去丟掉一位朋友。在文博士看呢，既然老唐已經服軟，不好意思再趕盡殺絕；無論怎說，老唐到底是個有用的人。這種諒解先在心中盤旋着，漸次在語調言詞中流露出來，像開水壺那樣先在裏面發泡，而後熱氣頂開了蓋蓋兒。話既說明，雙方都得到些安慰，越說便越親熱，好像是多年的老友似的。

「文博士，有一件事要和你商議一下。」唐先生乘着熱烈的感情還沒消散，提出點實際的互助來：「聽說，他們要設個什麼委員會，專為調查與削減過激的思想和人物。委員都是兼職，自然沒多少工夫去作事，所以得請一位專員。事情雖然說不上很甜，可是很自由，不過是出去調查調查，然後作個報告而已。到處調查呢，自

然身分也不低，連縣長帶一切的地方官吏都得好好的伺候着。這還不算，最值得——幹的地方是在這裏；真要是調查出來幾案，報上去，專員在省裏就露了臉；省裏再報告給中央，省裏又露了臉；這是個有出息的事，說不定混上一年半載，還許調到中央去呢；中央非常，非常注意這件事！小兒建華作這個就很合適，吃虧資格太淺，即使咱們把委員都託到了，恐怕說到資格這一層還不大能順利。博士，你要是願意幹的話呢，我保險，準成。憑你的資格，憑我的奔走，一定能成。成了以後，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作專員，建華作你的助手。你省得關着，建華也去經驗創練一下。這是咱們的協定，君子一言！博士你要願意，我馬上就去辦。可是，原諒我的叨裏叨叨，你必定得帶着建華！怎樣？」

「容我考慮考慮！」文博士異常的鄭重，翻着眼珠，頭偏着點，像個吃了一驚的雞：「攷慮攷慮！」

唐先生微笑的等着，心裏說：「攷慮個屁！我給你去奔走，你還攷慮，他媽的

裝這道蒜！」他心中真有些不平：假若自己或建華而有個博士資格！沒法，爲建華的出路，不能不借用博士這個名位，沒法！他只好微笑着，看人家博士在那兒攷慮。

「那個，唐先生，大概的說，專員能拿多少薪俸？」博士聲音低重的問。

「那可說不上，」唐先生對博士的親熱勁兒全又跑了，要不是爲栽培自己的兒子，他真想打博士兩個嘴巴，雖然唐先生永遠不敢打任何人。「這是條出路，是不是？」

「好吧，我們合作，我們合作！」博士覺得應當把話拉回來，別綑得太過火了。

「可得真正的合作，有你就必定有建華？」

「一定！」博士伸出右手來。

唐先生本來懂得握手的規矩，可是因爲心中不平，把這個禮節忘了，所以把雙手一拱，而後又趕緊雙手攏住博士的手腕，像要練習國術的短打似的。

彼此答應下合作，心中都安靜了一些，像吃下一丸定神的藥似的，雖然鹽不鹽很是問題，但總得有點信心。爲表示這個信心，文博士非請唐先生吃頓西餐不可。

唐先生把所有的謙恭與推辭都說淨了，沒了法，只好依實的叨擾。

在吃飯的時候，文博士充分的拿出西洋紳士的氣派來：低聲說話，時時用布巾輕輕的拭一拭嘴角；不但喝湯沒有聲響，就是置放刀叉也極輕巧；本來不渴，可是故意的抿一口涼水；全身的力氣彷彿都放在牙上，有力而無聲的嚼動，眼睛看着面前的杯盤，頗像女巫下神似的。他不但時常的看看對面的唐先生，也很關心別的飯客，看看大家注意到他——模範西餐家——沒有。

唐先生並非沒吃過西餐，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吃法，就是和洋人一塊兒用飯，他也不能更改他獨創的規矩。喝湯的聲音，在他看，是越響越好；頂好是喝出一頭汗

來，纔算作臉。叉子可以剔牙，刀子可以進口，唯其運用自由，彷彿顯出自然得體。最得意的一招，是把雞骨頭吐在地上。

〔文博士看不上唐先生這一套獨門製造的規矩，所以自己越來越拿勁，好像是給大家看看，文明與野蠻的比較就在這裏。他不便於當面勸阻唐先生往地上吐骨頭，可是心中堅確的認明自己的優越，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應當佔上，有剩湯臘水的賞給唐先生點兒也就夠了。在這一餐的工夫裏，他看清唐先生只配作個碎催，簡直沒法子去抬舉，去尊敬。有了這點認識，他想起一些事兒來。

飯後，他不放唐先生走，又一同回到宿舍；給了客人一個美國橘子，他開了口：

「唐先生！咱們合作就合作到底！沒有合作，沒有成功，我由在美國的時候就這麼相信。我把實話告訴你，也知道你必定能幫助我。事情成了之後，用不着說，我的發展也就是你的發展。我由北平來的時候，焦委員囑咐我到大生堂楊家去。我

一向沒對你說，因為你我互相的認識還淺；今天咱們既是決定合作了，那麼就應無話不說了。我打算馬上就到陽家去，我需要你的幫助！」

唐先生細心的聽着，臉上的笑紋越來越增多，可是自己也曉得笑得沒道理。聽博士講完，他還笑着，假裝去剝那個橘子，心中極快的把這件事翻過來掉過來的思索了一番。陽家的事，他知道。文博士的志願，他曉得。他要是願意的話，早就可以把這兩下裏拉在一處了。可是，自從文博來到濟南，他對這件事的態度，雖然不想公然的破壞。但也絲毫不想出力成全；假若文博士早就獨自下了手，到陽家去，他還真許給破壞一下。博士始終沒去，所以他祇好按兵不動。現在！既然提到這一個，他得想想，細細的想想。

文 博 士

唐先生原來的計畫是以振華來拉住文博士，以建華來代替文博士到陽家去。這個計畫，到現在，已經破壞了一半，而且是自家人給破壞的——振華不聽話。這一半既已沒法補救——他沒法強迫文博士與振華都聽他的支配——其餘的那一半是否

還值得擱扎不呢？

楊家託過他作媒，他自然第一便想到建華。想教兒子一步就跳過去，作駙馬是最有力的跳板，這無須再放慮。不過，楊家的姑娘什麼樣，他曉得。公主來到自己家裏，唐家能伺候不能，他沒有十分的把握。志願是志願，他的精明可是會到時候把志願勒住，不能被志願扯得滿世界亂跑，況且，多少也要對得起兒子，作父親的不能完全把兒子當作木頭人似的耍弄。

這點考慮，使他滿可以登時答應文博士。可是，唯其是文博士，所以他仍然戀戀不捨的不忍得撒手。楊家這門子親事，這與其說是出於放慮，不如說是爲爭一口氣。憑這麼個博士，光桿兒博士，就能把自己所不敢希望的，或光是希望而決得不到手的，都能三言五語的拿到，他真有些不平！事業，婚姻，都得讓博士一頭；建華憑哪點弱於文的？只是缺少博士這兩個字！

最使他難過的，還是他自己女兒的不順從。她不但拒絕了博士，還把楊家的事

告訴了博士，似乎故意的教唐先生既得不到博士女婿，也作不上公主的公公！

他不想爲文博士去出力。文博士作了駙馬，決不會有他自己什麼好處，至多落一桌謝席，戴上朵大紅花，作作媒人而已。專員已讓給他，駙馬又被他拿了去，唐先生這口氣不好往下嚥！

心中越不平，臉上的笑紋就更有增加的必要；只有他自己明白他是笑，還是哭呢。但是不能老這樣的笑，他已覺出來笑紋已像些粥汁乾在了臉上，他必須說點什麼。且支應一句再講：

「楊家不過是個賣藥的。」

文博士笑起來：「唐先生，何必呢！你知道焦委員的計畫，和我們留學生的身分。你不管不管吧？」

「好的！」唐先生點了頭。他知道楊家那位小姐的底細。這點知識教他遲疑不決，不敢冒冒失失的給建華身上拉她，雖然楊家的金錢與勢力是不應當漠視的。現在

文博士既然明白的說出，他心裏又把她的詳細琢磨了一會兒，好吧，幹她的去吧，唐家要不起她；假若她將來糟在博士手裏，那決不是他的過錯；而且必定得糟，假若這回事兒而不能不弄得一場胡塗，那麼姓文的這小子也就太走運了。只希望牠糟，糟得沒法撕拉，因為牠必糟，所以他答應下給文博士去辦，這是幫忙，也是報仇，一打兩用，好吧，給他辦就是了：

「我願把醜話說在前面，文博士，事情呢並不難，事情的好壞可不能由我負責。這是你囑託我辦的，我只管成不成，不管好不好，是這樣不是？」

「只要能成就好！」文博士非常的堅決。在他想，唐先生的話裏所暗示的也許是說楊家的密司長得差一點。這不成問題，多多少少闊人的太太都不漂亮。太太並不能使人闊起來，太太的錢纔是真正有用的東西。再說呢，有了錢，想玩漂亮的婦女還不容易。他覺得連看看都不必，成了這段事便有了一切，太太不過是個饒頭，像舖子裏買東贈茶碗一樣，根本誰也不希望那是頂好的磁器。「唐先生給分分心就是

了，一切都出於我的情願！」借題發揮，他把博士就是狀元，應當享受一切的那一套，又都說給唐先生聽。

「好的！好的！」唐先生說不出別的來，心中的不平，與等着看文博士的笑話的惡意，把他的話都攔在心裏，像一窩毒蜂似的圍在了一處。好容易等博士發揮完了，他問了句：「這兩件事要一齊辦？」

「當然！當然！」文博士彷彿很賞臉，拿唐先生當了個義僕似的。「還不止兩件，第三件也得分心——那個。」他用食指與拇指捏成一個圈。「爲那件事情，得先預備兩套衣服；到楊家去，也得預備衣服，是不是？」

「可是事情也許不成？」唐先生的笑紋有點發僵。

「我的資格準夠，準夠；況且楊家是必須去的！」

「好不好，這次由你給焦委員封信？他未必回信，可是總算是備了案；我就好交待了。」

「也好！和焦委員還熟，也不能老爲難你，是不是？」

「是的，那麼我聽你的信就是了。」唐先生隨着這句又拱起手來，表示告辭。

文博士只送到門口，說了聲「拜託」。唐先生獨自摸索着下了樓。

回到家裏，唐先生心中空空虛虛的，好像沒吃飽似的那麼不得勁。他不願再想文博士的事，可是心裏橫着一股惡氣，惡氣當中最黑的那一點是文博士。

建華與樹華都沒在家；唐先生想對個人數嘮一頓，出出氣；只好找振華，雖然心中還恨着她。氣斃得真難過，他到底找了她去。振華正在屋中給樹華打毛線的手套，低着頭，兩手極快而臉上安靜的在床沿上坐着，見父親進來，她微一抬頭笑了笑。「在哪裏吃的飯，爸爸？」又低下頭去作活。

他看了看女兒，心中忽然一陣難過，不是怒，不是恨，不是氣，而是忽然來到的一點沒有什麼字可以形容的難過。「哼，文博士請的。」

「他沒提我？」她把手套放下，想去給父親倒碗茶。

「不喝！」他搖了一下頭。『文博士決定要到楊家去。』

「正好；據我看，咱們不必管他的事。這麼大年紀了，你何不多休息休息，多給他們勞神纔合不着。」

唐先生半天沒說出話來，那點難過勁兒碰到她這兩句話，彷彿是正碰得合適，把妬惡別人的怨怒變成一些可以洗手不管的明哲，他似乎看清了一點向來沒見到的意涵；唯其自己在種種的限制中勉強扎掙，所以纔老爲別人修路造橋；別人都走過去，他自己反落在後邊。久而久之，他就變成了公認的修路工人，誰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且自己就謙卑的，低聲下氣的，忍受，服從。假若他不肯這樣白受累呢，誰知道，人們許照樣的有路可走；不過，至少也得因爲沒有他這樣的工人而受點憋扭。有讓路的纔能顯出打道的威風，假若有個硬立住不動的人，至少也得教打道的費點事，不是嗎？

文 博 士

他想到了這一點。這一點使他恨振華的心思改爲佩服她，親愛她，並且自己也

覺到一種剛強的，自愛的，自尊的，精神。

可是，他只想到了這麼一點。

「爸！」振華微笑着，可是眼睛釘住了他：「你要是能休息休息，心中清楚一些，從新用對新眼睛看看這些事，你就必能後悔以前作的那些事夠多麼空虛，文博士們夠多麼胡塗。我說空虛與胡塗，還不僅是勸你不再作那樣的事，招呼那樣的人。我是說，那樣的事，那樣的人，根本是這個腐臭社會的事與人都該，都該：：」她不願再說下去，因為唐先生的眼中已經露出點害怕的樣子。

唐先生能想到自己的委屈，與自己的不便再為他人作嫁。他可是不能再往深裏想，他根本不能承認這個社會腐臭。他以為女兒是——是由拒絕文博士起，到現在這一段話為止——有點，有點，還不是彘扭，是有點，他想不出個恰當的字來。他只覺得可怕。這點懼意教他又疎遠了女兒，不想去勸他，也不想完全了解她。他隱隱的想到，女大當嫁，應當趕快把她出去。可是她的婚事顯然的又不很容易干涉與

安排。他感覺到膩煩，疲倦；「睡去；節下不放假呀？」

「不放。」她也露出點倦怠，把手套拿起來看了看，又放下了。

十一

唐先生若是不管點什麼閒事，心中就發癢癢；他到底把文博士介紹到楊家去。進到楊家，他以爲是到了女兒國。

楊家現在最有身分與勢力的女人是五十多歲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年紀雖不很老，可是輩數高，已經有一羣孫子。她的大兒子——楊家現在的家長——和她的歲數差不多，因爲她是姨太太而扶了正的。她的丈夫去世的時候，她還不到三十歲。既經扶了正，而又能守節，手中又有不少財產，所以她的威權越來越高，現在似乎已經沒人敢提她原是姨太太，甚至於忘了她是姨太太。

文 博 士

楊家現在有五六門都住在一處。在這位老太太之下，還有幾位獨霸一方的太太

們，分別統轄着姨太太，姑娘，和少奶奶們。此外，各門中還有出了閨而回到娘家來的寡婦，和窮親戚家來混三頓飯吃的姑娘與老太太。還有，男人借口出外去發展，而本意專爲把不順眼的太太扔在家裏守活寡；不過這種棄婦可不算很多，除了吃飯的時候也不大愛露面。無論怎說吧，把這些婦女湊在一塊兒，楊家沒法兒不顯着女多於男，很有些像法國。等到男人們都不在家，而大一點的男孩再都上了學，這一家子就至少像個女戲班子。

楊家的男人們雖然也有時候在家中會客，可是他們的交際多數還在酒館飯店與班子裏；在這些地方他們更能表現出交友的熱誠，和不怕花錢。就是打牌，他們也是到班子裏去。偶爾有些重要的談話與交涉，既沒工夫到班子裏去，也不到吃飯的時候，他們寧可上澡堂子，泡上頂好的『大方』，光着屁股，吸着煙捲，談那麼一會兒，也不肯把友人約到家中來。到家中來，他們至多能給客人一些茶點，怎樣也不如在澡堂子裏的錢多，在澡堂子裏，事情說完，友人也順手兒洗澡，刮了臉，有濕

氣的還可以捏了脚，這纔顯出一點實惠。

在家中招待的男客，差不多只有常來往的親戚與文博士一類的人；不過，這種客人統由陽家的婦女招待，男人們不大管這宗事兒。陽家的男人們曉得文博士這類賓客的來意，所以知道怎樣的疏遠着他們，等到婦女們把這樣的賓客變成了陽家的親戚，他們再過來打個招呼，既省事，又顯着給婦女們一些作事的機會。

在招待這樣的客人上，陽老太太當然立在最前面。文博士第一次來到陽家，便朝見了她。

陽家一共住着五六十間房，分成五個院子。當中的院落是陽老太太的。院子雖多，可是各處的消息很靈通，每逢文博士這樣的客人來到，各院中的女人馬上就都預備來看看與聽聽。看，自然是看客人了；聽。是聽聽陽老太太的語氣。不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點意見，可是楊老太太的話兒纔最有分量的。假若她與客人說得來，她們之中纔能有最喜歡的，與次喜歡的，還有專為將要有點喜酒吃而喜歡的。客

人的模樣與打扮是她們所要看看的，可不是她們所最注意的，她們最注意楊老太太的神色。她要是歡喜，她們纔敢細看客人，即使客人的模樣與打扮差點勁兒，她們也將設法去發現他的長處與特色。反之，她要是喜歡，根本不用再看了，完事。他們所望來個漂亮的少年，還不如盼望楊老太太正心平氣和那麼懇切。他與她們的關係全憑楊老太太那一會兒的脾氣如何。誰也不準知道她什麼時候發脾氣，所以客人一到就使她們大家的心跳。

文博士的確有點好運氣。他朝見楊老太太的時候，正赶上她叫來兩個「姑娘」給捶腰。楊家的人都曉得「姑娘」們最會把老太太逗喜歡了，因為「姑娘」們的話能鑽到老太太的心中去，而把心中那些小縫子都逗到發麻。況且，若是用話逗逗，不笑老太太。她們還會唱些普通婦女不會，也不肯，唱的小曲兒什麼的。楊老太太是姨太太出身，而又很早的便守了寡，現在雖然已經五十多歲，可是那一肚子委屈並不因為年歲而減少。她愛聽班子裏的「姑娘」們說點唱點，使自己精神上痛快一會兒。

。有許多「姑娘」們是她的乾女兒。乾女兒們給她輕輕捶着腰，唧唧咕咕的說些她以為不甚正常而很喜歡的話兒，她彷彿覺得年輕了一些，閉着眼微嘆，而嘴角掛上點笑意。在這種時候，她最歡迎青年的男客；一點別的意思沒有——他五十多了——只是喜愛他們。好像跟青年男子談那麼一會兒就能彌補上他自己生命中所缺乏的一些什麼。

楊老太太的臉色好像秋月的銀光。臉上並不胖，可是似乎裏面沒有什麼骨頭。那一層像月色的光兒彷彿由皮膚上射出，不胖而顯着軟忽忽的，既不富泰，又不削瘦，似乎透明而不單薄。臉上連一個雀斑，一道皺紋，也沒有。最使人難測的是那兩隻眼，幾乎像三角眼，可是眼角不吊吊着，沒有一點苦相。看人和東西，有時候是那麽輕輕的一掃，由這裏掃到那裏，不曉得他要什麼，也沒人知道他到底看見了什麼；有時候她定住眼，定在人的臉上，直彷彿要打一個蒼蠅時那麼定住，眼珠極黑極亮，就那麼呆呆的定着，把人看得發毛咕，而他却像忘了看的是什麼。而後

，他會忽然一笑，使人不知怎樣好。一笑的時候，露出些頂白頂齊的牙來，牙縫兒可是很大，縫隙間的黑影一道一道的與白牙並列，像什麼黑白相間的圖案似的，非常的好看。忽然一笑，忽然的止住，趕緊又向四下輕快的掃一眼，或把黑眼珠釘在一個物件上或一個人的臉上。他的眼神與笑似乎是循環的、互相調劑的。在這個循環運動裏，她彷彿無意中的泄露了一點身世的秘密——他沒法完全控制住原先當太太時的輕巧與逢迎，又要變着法兒把現在的太太身分與穩重拿出來。像馬戲場中走繩的，她自己老在那兒平衡自己的身手，可是看着的人老替她擔着心。

楊老太太剛吃完兩口煙，在床上歪歪着，她的乾女兒玉紅——粗眉大眼胖胖的，有二十四五歲，北方人——用兩個胖拳頭輕輕的給她捶着腰和腿；另一個乾女兒銀香——一個二十上下歲的南妓——斜跨着床頭，手在老太太頭上輕碎的捶着。一邊捶着，二人東一句的西一句的，南腔北調的，給老太太說些不三不四的故事與笑話。看老太太不大愛答噎兒了。銀香的手更放輕了些，口中哼哼着一支南方的小曲

，輕柔宛轉的似乎願把老太太逗睡了。

正在這時節，文博士到了。

老太太被兩個「姑娘」捶得混身輕鬆，而心中空空的，正想要幹點什麼不受累而又較比新鮮一些的事，那麼接見一位向來沒見過的青年男子似乎就正合適。她傳令接見，趕緊穿上了件新袍子，臉上還撲上了一點兒粉。扶着玉紅和銀香。她慢慢的走到堂屋來。

文博士穿着新洋服，新黑皮鞋，戴着雪白的硬領與新得閃眼的花領帶。在等老太太慢慢走出來的工夫，已經端了幾次肩膀，挺了幾次胸脯，拉了幾次繃縫，正了幾次領帶；覺得身上已沒有一點缺陷，他設法把最好的神氣由心中調到臉上來：似笑非笑，眉毛微向上挑，眼睛看着鼻尖，自己覺得既莊嚴，又和藹，而且老成之中顯出英俊。大概一位大使去見一位皇后，也不過如是，他想。

見了老太太他把準備好了的禮節忽然的忘了。咚咚的向前邁了兩步，右手伸

了出去。老太太沒作手。他的臉轟的一下，紅了多半截，趕緊往回殺步，彎下腰去鞠躬，尺寸沒拿勻妥。頭幾乎頂住她的胸。玉紅和銀香轉過臉去，唧唧的笑着來。

「坐！坐！」老太太的眼釘住文博士的鼻子，似乎很喜歡這個楞小子。

坐下，文博士疑心自己的鼻上也許有個黑點什麼的，急忙掏出綢子手絹擦了擦，然後模仿着西洋人那種淨鼻子的聲調與氣勢，左右放炮，很響的鳴了兩炮。兩個妓女又笑起來。他摸不清這兩個姑娘是幹嗎的。她們的態度與打扮使他懷疑，可是他想不到她們——如果是妓女——會來陪着陽老太太一同會客。她們的笑使他更加懷疑，也更想不出適當的辦法。極快的他決定了，禮多人不怪，不管她們是幹什麼的，反正多鞠上一躬總不至有多大錯兒。他立起來向她們打了個招呼。她們不敢笑出聲來，可是把下巴扎在元寶領兒裏去，臉都嚇得發了紅。文博士莫明其妙的又坐下了，掙扎着端起架子，彷彿沒事兒似的，可是心中非常的不得勁。陽老太太用黑

眼珠由他掃到她們，張着點嘴，好像看見點新奇而有趣的事似的。

『把我的小茶壺拿來！』她告訴玉紅而後問文博士：『貴處啊？』

文博士告訴了她，四川人，新由美國回來。

老太太楞了一會兒，然後向銀香點了點頭：『多麼遠的道兒呀！多麼不容易呀！』她的口音雖然不完全像山東的，可也不十分像北平的，有點兒俚，可是並不難聽。

聽到這兩句讚嘆，文博士把脊背挺得更直了。

玉紅把小茶壺拿來，一手撫着壺，一手把一杯極香的茶放在文博士身旁的小紅木几上。

給客人倒老太太自用的小壺茶是，楊家的人都曉得，一種特別的恩寵。所以，玉紅敬了茶之後，屋裏開始增加人數。有從正門進來的，有從東間溜出來的，有從西間輕輕走進來的，婦人不多，幾乎都是姑娘：有老的，也有小的；有胖的，也有

瘦的；有的纏足，有的放脚。有的穿着高跟鞋；有的梳頭，有的剪髮，有的留着長辮子；有的低着頭進來，直到立在老太太身旁纔和旁人一吐舌頭；有的大模大樣的向客人點一點頭；有的要向客人點頭而又不好意思，一扭頭，噗哧一笑。

文博士的頭上冒了汗。他不招呼她們吧，有點失禮；招呼她們吧，她們的態度與禮節又是那麼不一律，簡直沒法兒對付。更難堪的是他坐在那兒，明知道大家都看怪物似的看他，而還得撐着勁作爲沒這麼回事兒。他的美國辦法與美國知識一點兒也拿不出來，只能彊不吃在那裏坐着。越坐着越難堪，她們都咬着耳朵批評他呢；有的偷偷的指他的鞋，有的看他的鼻子一眼而拉拉旁邊的人的袖子一下，有的不敢抬頭而捂着嘴一勁的笑。

可是，他不肯走，他甘心難意在這兒僵着。第一，他以爲一家子裏能有這麼多只講吃穿而不作事的女子，不用說，必是個大富之家。那麼，他是來對了地方，決不能因一時的難堪而放棄了這麼好的門路。第二，他還不曉得這裏的哪位女士是唐

先生要給他介紹的那一個；他得使點心路，設法探問出來，以便決定進退。萬一她真長得像個驢似的呢，他應當回去想想再說。這麼決定好，他開始運動眼珠，假裝是看屋裏的陳設與字畫，可是眼角把所有的姑娘都掃了一眼。沒有什麼特別好看的，也沒有什麼特別難看的，他心中很難過，他幾乎想看見個醜得出奇的，而且就是他的將來的太太；娶個奇醜的女子多少也有些浪漫味兒吧？他不喜歡這平凡的一羣。

楊老太太和客人應酬了幾句之後，叫玉紅和銀香出主意，幹什麼玩？一邊跟她倆商量，她一邊用眼掃着文博士，彷彿表示出她哄着客人玩，或是客人哄着她玩，都是最好的辦法；除了玩一會兒，她想不出再好的招待方法與更正當的交際。她就像個老小孩子，一個什麼也知道而專好玩的老小孩子。

商議了半天，老太太決定打牌。「來吧，文先生！」老太太並沒徵求客人的同意，而且帶出決不准駁回的神氣。

文博士沒敢表示任何意見，他決定聽天由命。錢，他沒帶着多少；但是不能明說。輸了，就很糟；可是因此就更不能露出自己的弱點。打牌，他認為不是什麼正當的娛樂；可是今天他不能不隨和。他決定先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再說，不管她怎樣，不管這一羣女的怎樣，反正她們有錢，他是找到了金礦，不能隨便的走開！

十二

文博士的牌打得很規矩。可是他打不出勁頭來：上家是玉紅，下家是銀香，對門是楊老太太；六隻癩着瞭着的眼睛，使他安不下心去。是的，由那兩位「姑娘」的口中，他知道了她們是老太太的乾女兒；但是他納悶，為什麼老太太單要這樣的乾女兒呢？他鬱悶得慌。由這點事情上，他懷疑到自己的婚事。他始終還沒認出哪一位女郎是唐先生所提到的。他急於要看見她，看看她是否像楊老太太這麼隨便的和妓女們交往。他的心簡直的沒法都放在自己的牌上。假若那位楊女士也是那用隨隨便

便呢，他該當怎辦？能夠隨便的放棄了她嗎？不，她大概不能這樣。她一定不是面前三這些女子中的任何一個，她是正經地道的小姐，一定是沒出來。真希望她出來；不出來可也好，小姐是不能輕易出來見個生人的……：……：翻來覆去的這麼亂想，他的牌只能維持住應有的規矩，一點不見精彩。兩圈過去，她還沒有和一把；手中的籌碼漸漸的少起來。他知道自己的皮夾裏是怎樣的空虛，不能輸，輸了就當場出彩；這是頭一次到楊家來！根本就不應當坐下，爲什麼這樣好說話呢？可是，不這樣隨和，怎能更進一步的去求婚呢？萬一輸了呢？亂，亂，他幾乎忘了補牌！

這點難過，這點迷亂，使他把過去的苦處都想了起來。他很想嘩啦一下子，把牌推開，堂堂的男子漢，誰能哄着三個娘兒們玩這套把戲呢？可是，不能這樣辦，決不能！誰知道這裏有多少好處呢？況且是只須陪着她們玩，就能玩出好處呢！忍耐一些吧！他勸告自己；等把錢拿到手裏再說。把這個機會失掉，只能怨自己性子太急，「文博士，請忍耐一些！」他心中叫着自己。

眼前似乎亮了一些，隨手抓來張好牌，把精神全放在牌上去，心中禱告着；這把要是和了，事情就一定有希望！轉了兩輪，果然把牌和出來了！他不由的笑了。不在乎這一把牌，他笑的是爲什麼這樣巧呢，單單剛一禱告就真和出來！有希望，有希望！洗牌的時候，他的手碰上了銀香的，銀香瞭了他一眼。他心裏說，哪怕唐先生給介紹的就是銀香，他也得要。錢是一切，太太只是個饒頭，管她是誰呢，管她怎樣呢！

不錯，按着美國規矩，就憑這個博士學位，他應當去戀愛，由戀愛而結婚，組織起個最美滿的小家庭，客廳裏擺着沙發地毯與鮮花。可是，美國的規矩得在美國纔能行得通呀，而這是中國。在中國，博士自犧牲了愛情，那有什了法兒呢，反正毛病是在中國，文博士沒錯兒。對的，扣着這張白板！楞吊單，也不撒手牠！「白板？單吊！」文博士推了牌，眼睛發了光。

又抓好了牌。文博士正在審查這一把的情勢，而大概的決定怎樣打法；玉紅站

了起來：「來吧！」文博士趕緊把眼由牌上移開，順着玉紅的眼線往外看。銀香也趕緊立起來：「打我這一手吧！」文博士似乎還沒看清楚這個使她們都立起來的女子，她就彷彿是個貓，不是走，而是扶一把椅子，又扶一把桌子，那壓三椏兩恍的已來到玉紅的身旁，輕快而柔軟，好像她身上沒有骨頭似的，在玉紅身旁略一喘氣兒，她的腰一軟，斜坐在椅子上，打量了文博士一眼，她極快把眼放到牌上去。

「這是文博士」，楊老太太打出張牌來，向那個女的說。

她抬了抬眼皮，似看見似沒看見的，大概的向他一點頭，身兒還斜着，伸手去安插牌。

「六姑娘」，楊老太太似乎是向文博士介紹，眼睛並沒離開牌。

六姑娘輕快而又懶央央的轉正了身。

文博士幾乎又忘了他的牌，設法調動自己的眼睛去看這位六姑娘；大概就是她吧？他心中猜想。由玉紅與銀香的態度上，他看出來，六姑娘一定有些身分，大概

就是她！

六姑娘大概有二十一二歲。臉上的顏色微微的有點發綠，可是並不算不白。一種沒有什麼光澤的白，白中透着點並不難看的綠影。皮膚很細，因為有點發綠，所以並不顯着潤。耳目口鼻都很小，很勻調，可是神氣很老到。這細而不潤，白而微綠，嬌小而老到的神氣，使人十分難猜測她的性格與脾氣。她既像是很年輕，又像是很老練，小鼻子小眼的像個未發育成熟的少女，同時撇嘴聳鼻的又像個深知世故的婦人。她的舉動也是這樣，動作都很快，可是又都帶出不起勁的神氣，快似個小孩，懶似個老人，她彷彿在生命正發展的時期而厭煩了生命，一切動作都出于不得已似的。她實在不能算難看。可就是軟軟的不起勁。她的衣服都是很好的材料，也很合時樣，可是有點不甚齊整，似乎沒心程去整理；她的領扣沒有繫好，露着很好看的一段細白的脖子。她不大說話，更不大愛笑。打了兩三把牌，文博士纔看到她笑了一回，笑得很慢很懶。一笑的時候，她露出一個短小的黑門牙來，黑亮

黑亮的極光潤。這個黑牙彷彿定在了文博士的心中，他想由她的相貌與服裝斷定她的人格，可是心中翻來覆去的只看到這個黑牙，一個黑的，黑而又光潤，不但是不難看，反倒給她一些特別的嬌媚，像白蝴蝶翅上的一個黑點。由這個牙，他似乎看出一點什麼來，而又很渺茫不定，她既年輕又老到，既柔軟又輕快，難到她還能既純潔又有個污點，像那個黑牙似的嗎？他不敢這麼決定，可是又不敢完全放心，心中很亂。他想跟她談一兩句話，但是不知道叫她什麼好；「楊女士」似乎很合適，可是不知道爲什麼他不肯用這個稱呼。「六姑娘」，他又叫不出口。

六姑娘的牌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嚴，可是她似乎並沒怎樣注意與用心。一會兒她把肘放在桌上，好像要爬着休息一下；一會兒她低頭微微閉一閉眼，像是發悶，又像是不大耐煩，嫌大家打得太慢似的。

文 博 士

文博士覺得已經把她看夠，不好意思再用眼釘着，於是又開始把精神放在牌上去。隨着看一張地上的牌，他無心的看了她一下，她正看着他呢，出着神，極注意

而又懶央央的看着他。他與她的眼光碰到一處，她一點也不慌不忙，就那麼很老到的，有主意的，還看着他；他倒先把眼挪開了。文博士覺得非常的不得勁兒。姑娘這個老到勁兒絕不像個少女所應有的；或者她缺着點心眼，或是有什麼心病？又過了一會兒，她的肘又放在桌子上，好像寫字的時候那麼一邊思索一邊寫似的，她歪着點頭，出神的看着他。這麼楞了一會兒，忽然她一笑；極快的用手腕把牌都推倒了，她和了牌。她的肘挪開了，好去洗牌，可是她斜過身，來把腳伸到他這邊來：穿着一雙白緞子綉花的鞋。

打完八圈牌，文博士輸了九塊多錢。大家一點不客氣的把錢收下了，連讓一讓也沒有。他一共帶着十塊錢，把牌賬還清，他的皮夾裏只剩下了些名片。可是他並沒十分介意這個，他一心淨想把六姑娘認識清楚了。她立起來，身量並不很矮，但是顯着矮，她老像得扶着什麼纔能立得穩，身子彷彿老牽着一些，假若她旁邊有人說話，她似乎就要倒在那個人身上；像個嫩藤蔓似的時時要找個依靠。一手扶着桌

角，她歪歪着身兒立着，始終沒說話。文博士告辭，楊老太太似乎已經疲倦，並沒留他吃飯，雖然已到了吃飯的時候。看他把帽子戴好，六姑娘輕快而柔軟的往前扭了兩步，她不是走路，而是用身子與腳心往前揉，非常的輕巧，可是似乎隨時可以跌下去，她把文博士送出來，到了院中，文博士客氣的請她留步，她沒說什麼，可是眼睛非常的亮了，表示出她還得送他幾步。到了二門，她扶住了門，說了句：「常來玩呀！」她的聲音很小很低，可是清楚有力，語聲裏帶出一些希冀，懇求，與真摯，使人覺出她是非常的寂寞，而真希望常有客人來玩玩。

文博士的心中亂了營。六姑娘的模樣沒有什麼特別美好的地方，他知道自己不能對她一見傾心，像電影裏那些戀愛故事似的。論她的打扮，雖然很合時樣，可是衣服與人多少有點不相陪襯；假若她是梳着辮子，裹着腳，或者更合適一些。就是衣服本身，似乎也不完全調和，看那雙白緞子鞋——妓女們穿的；把這都放在一邊，他到底看不清她是怎回事。她寂寞？那麼一大家子人，又是那麼闊綽自由，幹

嗎寂寞？缺點心眼？她打牌可打得那麼精？他猜不透。

但是，無論怎樣猜不透她，他似乎不能隨便的放棄了他。這使他由納悶而改爲難過。以他的身分說，博士；六姑娘，至多不過是高中畢業。這太不上算了，他哪裏找不到個大學畢業生呢？把資格且先放在一邊，假若真是愛的結合，什麼畢業不畢業的，愛是一切；可是他愛這個六姑娘不愛呢？她使他心中不安，猜疑，絕談不到愛。怎辦呢？

不過，楊家的確是富！他心中另找到個女子；有學問，年齡相當，而且相愛，可是沒是錢，假若有這麼女子，他應當要誰呢？他不能決定。他必須得趕緊決定，不能這麼耽擱着。要誰呢？他閉上了眼。還是得要六姑娘，自己的前途是一切，別的都是假的；有錢纔能有前途！

這麼決定了，他試着步兇想六姑娘的好處。不管她的學問，不管她的志願，只拿她當個女人看，看她有什麼好處。她長得不出色，可是也看得過眼。決不至於拿

不出手去，況且富家的姑娘，見過陣式，她決不會像小家女兒那樣到處露客（切）。她的態度，即使不惹人愛，也惹人憐，她是那麼柔軟，彷彿老需要人去扶持着，撲抱着。她必定能瘋了似的愛她的丈夫，像塊軟皮糖似的，帶着點甜味兒粘在他身上。他眼中看到了個將來的她，已經是文博士夫人的她；胖了一些；臉上的綠色褪淨，而顯出白潤；穿上高跟鞋，身上也挺脫了好多；這樣的一位太太，老和他手拉手的走着，老熱烈的愛她，這也就夠了。太太總是太太，還要怎樣呢？况且一句話抄百宗，她必定能給他帶來金錢與勢力；好，就是這麼辦去！

文 博 士

假若這件事有個缺點，就是缺少點戀愛的經過，他想。不過，這容易彌補。約她出來玩玩好了；即使她不肯出來，或是家中不許放出來，他還可以常常找她去；只要能多談幾句話兒，文博士總會把戀愛的事兒作得很滿意的。這麼着，他又細細的想了想，就什麼也不缺了，既合了美國的標準，又適應了中國的環境；既得到了入，也得到了金錢與勢力。他決定過兩天還到楊宅去。

是的，文博士急於要找個地位。可是，也不是怎麼的，他打不起精神去催唐先生。他的心似乎都放在楊家了。落在愛情的網中？他自己不信能有這麼回事。嘔，不錯，楊家的錢比地位還要緊；可是，頭一次去拜訪就輸了九塊多！按這麼輸下去；輸到那兒纔能摸到底兒呢？他幾乎不明白自己是怎麼回子事了。寂寞，真的；他願找個地方去玩玩。但是，這不是玩的時候；至少他應該一面找地方去玩，一面去幫助唐先生辦那回事。打不起精神去找唐先生；是的，楊家的六姑娘確是像塊軟皮糖，粘在他的口中，彷彿是。只要他一想動作，就想找他去。不是戀愛，可又是什麼呢？假若真是戀愛，他得多麼看不起自己呢？就憑那麼個六姑娘；不，不，絕不能是戀愛。文博士不是這麼容易被人捉住的。他有他的計畫與心路……：……無論怎麼說吧：他一心想到楊家去。為愛情也好，為金錢也好，他覺得他必須再

去，至不濟那裏也比別處好玩。湯家的人那種生活使他羨慕，使他感得些異樣的趣味，彷彿即使他什麼也得不到，而只能作了湯家的女婿，他也甘心。湯家的生活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但是他渺茫的想到，假使把這種生活舒舒服服的交給他，他務願意犧牲他的理想也無所不可。這種生活有種誘惑力，使人軟化，甘心的軟化。這種生活正是一個洋狀元所應當隨手拾得的，不費吹灰之力而得到一切享受，像忽然得到一床錦繡的被褥，即使穿着洋服躺下也極舒服，而且洋服與這錦被絕沒有什衝突的地方。

他又上了楊宅。

文 博 士

這回楊老太太沒大招呼他。有錢的寡婦，脾氣和夏雲似的那麼善變，楊老太太的冷淡或和靄是無法預測的。她生活在有錢的人中，但是金錢補不上她所缺欠的那點東西！所以她喜歡招待年青的男客人，特別是在叫來「姑娘」們伺候着她的時候。「姑娘」們的言語行動使她微微的感到一些生趣，把心中那塊石頭稍微提起來一點。

，她覺到了輕鬆，幾乎近於輕佻。可是，「姑娘」們走了以後，她心中那塊石頭又慢慢落下來，他疲倦，苦悶，彷彿生命連一點點意思也沒有，以前是空的，現在是空的，將來還是空的。在這種時候，她特別的厭惡男人；以前她那個老丈夫給她留下的空虛與鬱悶，使她討厭一切男人。她願意迷迷糊糊的躺着，可憐自己，而看誰也討厭。她的脾氣，在這時候，把她拿住，好像被個什麼冤鬼給附下體來似的。

由唐先生所告訴他的，和他自己所能觀察到的，文博士知道他第一須得到陽老太太的歡心；給她哄喜歡了，他纔能有希望作楊家的女婿。這次，她是這麼冷淡，他的心不由的涼了些。走好呢，還是僵不吃的在那兒坐着呢？他不能決定。這麼走出去，似乎很難再找個台階進這個門；不走，真僵得難過。陽家的男人，顯然的沒把他放在眼中，遇上他，只點一點頭就走過去，彷彿是說：「對了，你伺候着老太太吧，沒我們的事！」那些女人呢，除了陽老太太，似乎沒有一個知道怎樣招待他的，她們過來看看他，有的也問他一半句無聊的話，如是而已。

楊老太太陪客人坐了一會兒，便回到自己的屋中去，連句謙虛話兒也沒說。文博士偷偷的嘆了口氣。

他剛想立起來——實在不能再坐下了——向大家告辭，六姑娘進來了。她今天穿上了高跟鞋，身上像是挺脫了一些，雖然腰還來回的擺動，可是高跟鞋不允許她東倒西歪的隨風倒。假若她的腰挺脫了些，她的肩膀可是特別的活動，這個往上一端，那個往歪裏一抬，很像電影上那些風流女郎，不正着身往前走，而把肩膀放在前面，斜着身往前企扈。她很精神；臉上大概擦了胭脂，至少是腮上顯着紅撲撲的，把那點綠色掩住；嘴唇抹得很紅，可是依然很小，像個小紅花骨朵；眼放着點光，那點懶軟的勁兒似乎都由臉上移到肩膀臂上去，可是肩膀與胳膊又非活動着不足以表示出這點綿軟勁兒來，所以她顯着懶軟而精神，心中似乎十分高興。

文 博 士

文博士第一注意到，她今天比上次好看了許多。不錯，她的那點紅色是仗着點化粧品，可是她的姿態是自己的；這點姿態正是他所喜歡的；假若她是由看電影學

來的，電影正是她心中的唯一的良好消遣，不，簡直可以說是唯一的藝術。第二，他注意到她的高興與精神。她爲什麼高興？因爲他來了，他可以想像得到。正在這麼窘的時候，得到一個喜歡他的人，而且是女人，他幾乎想感激她。衝着她，他不能走。不管這是愛不是，不管她到底是怎樣的人物，他不能走。況且，假若不是爲愛情，而是爲金錢，他纔來到楊家受這份兒罷，那麼就把愛拿出一點來，賞給這個女人，也未爲不可。把金錢埋在愛情的下面，不是更好看些麼。更圓滿些麼？對，他等着看她怎麼辦了。他心中平靜了好多，而且設法燃起一點愛火來。

她一閃似的就走到他的面前，臨近了，她斜着身端起一個肩膀來，好似要請他吃個饅頭，圓圓的肩頭已離開他的嘴部不很遠了。他習慣的，伸出手來，她很大方的接過去握了握。屋中老一些的女人們把眼都睜圓了，似乎是看着一幕不大正當而很有意思的新戲。

六姑娘的眼光從文博士的臉上掃過去，經過自己的肩頭，像機關鎗似的掃射了

一圈；大家都急忙的低下頭去。彷彿爽性爲是和她們挑戰，她向文博士說了句：「這裏來吧！」說完，她在前引路，文博士緊跟在後邊，一齊往外走。她的脊背與牆梗上表示出；這裏，除了楊老太太，誰也不過她自己去；文博士也看出這個來，所以心中很高興。

她一邊往東屋走，一邊說，「這裏清靜，我自己的屋子！」

文博士想——按着美國的規矩——這似乎有點過火；剛見過兩面就到她自己的屋中去。可是，他知道事情是越快越好；他準知道六姑娘是有點愛他，而她又這麼有威風與身分，好吧，雖然忙中往往有錯，可是這回大概不會有什麼毛病，既已看清她的身分與用意。

一進東屋，文博士就看出來，這三間屋都是六姑娘的，因爲桌椅陳設和北屋完全不同，都是新式的，而且處處有些香粉味。這又讓他多認識了些她的身分。看着那些桌椅與擺設，他也更高興了些。楊老太太屋中的那些也許更值錢，更講究，可

是他愛這些新式的東西，這些新式的東西使他感到舒適與親切。北間的門上掛着個小白簾子，顯然是她的臥室。外邊的兩間一通聯，擺着書櫃，寫字臺，與一套沙發。他極舒適的坐在了沙發上，身下一顫動，使他恍忽的想起美國來，他嘆了口氣。

六姑娘來到自己的屋中，似乎又恢復了故態，通身都懶軟起來。剛要扶着椅背坐下，她彷彿一滾似的，奔到書櫥去，拿出本綠皮金字小冊子來：「給寫幾個字吧！」

文博士要立起來，到寫字臺那裏去寫，她把他攔住了：「就在這裏吧！」說完，她一軟，就坐在了他旁邊。

「寫什麼呢？」文博士拿下自來水筆，輕輕的敲着膝蓋。

「寫幾句英文吧，」她的嘴幾乎挨到他的耳朵，「你不是美國的博士嗎？」

文博士從心裏發出點笑來：「楊女士有沒有個洋名子？」

「中國名子叫明貞，多麼俗氣呀！外國名子叫麗琳，還倒怪好聽。」她的聲音很微細，可是很清楚，也許是挨着他很近的緣故。

文博士很想給她寫兩句詩，可是怎想也想不起來，只好不住的誇讚：「麗琳真好！電影明星有好幾個叫這個名子的！」

「你也愛看電影吧？」

「頂喜歡看！藝術！」

「等明兒咱們一同去看，我老不知道哪個片子好，哪個片子壞；看完之後，常常失望。」

「對了，等有好片子的時候，我來約密斯楊，這我很內行！這麼着吧，我就寫一句電影是最好的藝術吧？」

「不論什麼都行！」

他翻了翻那小冊子，找到一張粉色紙寫上去。

麗琳拿出匣朱鴉綠糖來，文博士選了一塊，覺得好不是勁兒。在美國，在戀愛的追求期間，是男人給女子買這種糖。現在，禮從外來，他反倒吃起她的糖來，未免太洩氣。可是，她既有錢，而他什麼也沒有，只好就另講了。

有糖在口中，兩個人談的更加親近甜蜜了許多。文博士看明白，她敢情不是不愛說話，而是沒找到可以交談的人。

在談話中間，文博士很用了些心思，探聽麗琳的一切；她呢，倒很大方，問一句說一句，非常的直爽簡單。自然，她也有不願意直說的話，可是她的神色並沒教他看出來她的掩飾。他問她的資格，她直言無隱的說她只在高中畢業過業。這倒不是她不願意深造，而是楊家不喜歡兒女們有最高的教育與資格，因為有幾個得到這樣資格的，就一去不回頭，而在外邊獨自創立了事業，永遠不再回來。楊家因此不願意再多化錢造就這種叛徒。她很喜歡求學，無奈得不到機會。這個，文博士表示出對她的惋惜，也能十分的原諒她。同時，他也看得很明白：楊家不是沒錢供給子弟

們去到外國讀書，而是怕子弟們有了高深的學問與獨立的能力，便漸次拆散了這個大家庭。自家的子弟既不便於出洋，那麼最方便的是拉幾個留學生作女婿。這點，他由麗琳的神氣上就能看得出來；她是否真願去深造暫且可以不管，她可是真羨慕個博士或碩士的學位。她有了一切，就缺少這麼個資格。把這個看清，他覺得這真是個巧事，他有資格而沒錢，她有錢而沒資格；好了，他與她天然的足以相互補充，天造地設的姻緣。

他又試着步兒問了她許多事，她所喜歡的也正是他所喜歡的，越說似乎越投緣。在最初來到楊家的時候，他以爲這個大家庭必定是很守舊，即使婚姻能夠成功，他也得費許多的事去改造太太，把她改造成個摩登女子。現在，聽了麗琳這些話，他知道可以不用費這個事了，她是現成的一個摩登女子，像一朵長在古舊的花園中的洋花。他幾乎要佩服她了。她既是這麼個女子，就無怪乎她好像饑不擇食似的這麼急於交個有博士學位的男朋友，不是她太浪漫，而是因爲她不喜歡這個舊式的大

家庭。這麼一想，他以為就是馬上撲過來和她接吻，也無所不可了。他是入了魔道，可是他以為自己很聰明，很有點觀察的能力，所以怎麼看怎麼覺得這是件最便宜最合適的事。在她屋中坐了一點多鐘，吃了四五塊朱鵲綠糖，他彷彿已經承認他與她有了不可分離的關係，由着他的想像把她看成個理想的伴侶，把他最初所看到的她的缺點都找出相當的理由去原諒。

陽老太太大概是又忽然高了興，打發個女僕過來請文博士與六姑娘到上屋去打牌。文博士有點為難。伺候老太太是，他以為，這場婚事過程中必須盡到的責任，他不能推辭。可是，手裏是算緊，一塊錢也是好的，何況一輸就沒準兒是多少呢。自然，用小蝦米釣大魚，不能不先賠上幾個蝦米；怎奈連這幾個小蝦米都是這麼不易湊到呢！他一定當真動了點心，他的眼微微有點發濕。

麗琳的眼簡直的沒離開文博士的臉，連他的眼微微有點發濕也看到了。「嗚，你怎麼了？」

博士曉得須扯個謊：「你看，我……」他嘆了口氣，「我看你這樣的嬌生慣養，一大家子人都另眼看待你；我呢，漂流在外，這麼些年了，相形之下，有點，有點感觸！」

「你就在這兒玩好了，天天來也不要緊，歡迎！咱們陪老太太玩會兒去；輸了，我給你墊着，來！」她摸出三張十塊錢的票子來，塞在他的口袋裏。

「不！不！」文博士明知這點錢極有用，可是也知道假若接收下，他便再也沒個退身步兒，而完全把自己賣出去。

「搞什麼亂，快來！」她一急，幾乎要拉他的手，可是將要碰到了他的，又收了回去。

文博士低着頭往外走，心裏說：「賣了就賣了吧，反正她們有錢，不在乎！」

秋天的濟南，山半黃，水深綠，天晴得閃着白光，樹葉紅得像些大花。溫暖，晴燥，痛快，使人興奮，而又微微的發暈。已過重陽，天氣還是這麼美好。

文博士把對濟南的惡感減少了許多，一來是因為天氣這樣的美好，二來是因為麗琳已成為他的密友。他一點也不覺得寂寞了。濟南一切可玩的地方！她都領着他逛到。許多他以為是富人們所該享受的，她都設法兒教他嘗一嘗。他已經無法閒着，因為她老有主意，而且肯花錢。這樣慣了，他反倒有點怕意，假若沒有了她，他得怎樣的苦悶無聊呢？這樣慣了。他承認了她該花錢，他應白吃白玩，一點也不覺得難堪了。他似乎不願去再找事謀地位了，眼前的享受與快樂彷彿已經很夠了似的。假若他還有時候想到地位與謀事，那差不多是一種補充，想由自己的能力與金錢把現在的享受更擴大一些，比如組織起極舒服極講究的小家庭，買上汽車什麼的。這麼一想，他就有時候覺得麗琳還差點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模樣也不頂美，假如他能買上汽車，彷彿和她一塊兒坐着就有點不盡如意。可是，他能否買上汽

車還是個問題；不，簡直有點夢想。那麼，眼前既是吃她喝她，頂好是將就一下吧。誰知道自己的將來一定怎樣呢，已到手的便宜似乎不先拈出去吧？況且，麗琳又是那麼熱烈，幾乎一天不見着他都不行。見着他以後，她沒多少可說可道的，可是幾乎要纏在他身上——在他倆第三次會面的時候，她已設法給了他一個吻。她既這樣，他似乎沒法往後退，沒法再冷淡，只好承認這是戀愛的的生活。在他睡不着的時候，他屢屢的要懷疑她，幾乎以為她是有點下賤，或是有點什麼毛病。可是一見了她，他便找到很多理由去原諒她，或者沒有工夫再思想而只顧了陪着她玩。在和她玩的時候，他不能不偶爾拿出一點熱情來，他不能像握着塊木頭似的去握她的手，也不能像喝茶時候拿嘴唇碰茶杯似的去吻她。不，他總得把這些作得像個樣子。慣了，他沒法再否認他的熱情，良心上不允許他否認已作過的事。他有點迷糊。一心的想在這件事上成功，而這裏又是那麼多幾乎近於不可能的事兒，不敢撒手，又似乎覺得燙得慌，他沒了辦法。他看的清清楚楚，不久，她一定能和他定婚。

拒絕是不可能的，接受又有點别扭。沒法不接受，只能這麼往下硬淌了。那天，陪着楊老太太打牌，打到了半夜，他覺得非常的疲倦；楊老太太勸他吃口煙試試，他居然吸了一口。雖然不甚受用這口煙，可是招得大家都對他那麼親熱，他不能不覺到一點感激；他是誰？會教大家對他這麼伺候着，愛護着。雖然他反對吃煙，可是這到底是一種闊氣的享受，他不想再吃。但是吃一口玩玩總得算領略了高等人的嗜愛與生活。假若這個想法不錯，那麼他便非要麗琳不可了，她是使他能跳騰上去的跳板。再說呢，這些日子他已接受了不少他所不習慣的事：濟南來了舊戲的名伶，麗琳便先買好了票而後去約他。他一向輕視舊戲。可是看過幾次之後，有麗琳在一旁給他說明，他也稍微覺出點意思來。麗琳自己很會唱幾句，常常用她那小細嗓兒哼唧着。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反對舊戲也許是一種偏見，這點偏見來自不懂行。這麼一懷疑自己，他對一切向來不甚習慣的事都不敢再開口就批評了，恐怕再露客（切）。富人們的享受不一定都好，可是大小都有些講究；他得聽着看着，別再信口

亂說。這不是投降，而是要虛心的多見多聞，作爲一種預備，預備着將來的高等生活。以學問說，他是博士，已到了最高的地步，不用再和任何人討教；以生活說，他不應當這樣自足自傲。是的，無論怎麼說，自己的身分滿夠娶個最有學問的女子，麗琳不是理想的人物；但是她有她的好處，她至少在這些日子中使他的生活豐富了許多，這樣總得算她一功。天下恐怕沒有最理想的事吧？那麼，她就是她吧，定婚就定婚吧，沒別的法子，沒有！

有一天，文博士和麗琳在街上閒逛。她穿着極高的高跟鞋，只能用脚尖兒那一點找地，所以她的胳膊緊緊的纏住了他的，免得萬一跌下去。街上的人越愛看她，她似乎越得意，每逢說一個字都把嘴放在他的耳旁，而後探出頭去，幾乎是嘴對嘴的向他微笑。設法藏着，而到底露出一點那個黑而發光的牙。

唐振華從對面走了來。文博士從老遠就看見了她。躲開她吧，不合適；跟她打個招呼吧，也不合適。他不知怎的忽然覺得非常的不得勁。又走近了幾步，她也認

出來他，並且似乎看出他的不安與難堪來，很巧妙的她奔走了馬路那邊去。文博士拉着麗琳假裝看看一家百貨店的玻璃窗裏擺着的貨物，立了一會兒，約摸着振華已走過去，纔又繼續的往前走。他心中很亂。振華與麗琳在他心一起一落，彷彿是上了天秤。振華沒有可與麗琳比較的資格，憑哪樣她也不行。可是，忽然遇上她，教他開始感覺到麗琳的卑賤。振華的氣度與服裝好像逼迫着他承認這個。他若是承認了麗琳卑賤，便無法不也承認自己的沒出息。振華的形影在他心裏，他簡直連呼吸都不暢快了，他堵得慌。

可是，他知道他已不能放下麗琳。那麼，他只好去恨惡振華。本來沒有什麼可恨惡她的理由，但是不這樣他就似乎無法再和麗琳親密。振華的氣度與思想教他慚愧，教他輕看麗琳。他回過頭去，把振華的後影指給了麗琳：「那個，唐先生的女兒，別看長得不起眼，勁兒還真不小呢！」他笑起來。本想這麼一笑，就能把剛纔那一點難堪都拋棄了去，可是笑到半中腰間，自己洩了氣，那點笑聲墮在了口中，

臉上忽然紅起來。同時，麗琳把手由他的胳膊上挪下來，兩個小黑眼珠裏發出一點很難看的光兒來。他開始真恨振華了。

他不敢責備麗琳的心眼大小，更不願意向她求情，可是她兩三天沒有搭理他。他吃不住了勁。爲是給自己找一點地步，他認爲這是她真愛他的表示，因愛而妬，妬是不大管情理的。好吧，他是大丈夫，不便和婦女鬥氣，他得先給她個台階。經他好說歹說，她纔哭了一陣，哭着哭着就笑了。

文 博 士

她不能不笑，因爲她已經把他拿下馬來。她沒有理由跟他鬧，她也並不懷疑振華，她只是爲抓個機會給他一手兒瞧。她肯陪着他玩，供給他錢花，她也得教他知道些她的厲害。吻與打兩用着，纔能訓練出個好男人來，她曉得。在鬧過這一場之後，她特別的和他親熱，把他彷彿已經栓在了他的小拇指上隨意的耍弄着。他也看出這翻來，可是一點辦法沒有，自己爲的是錢，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反之，他倒常常往寬處想：自己要個有錢的女子，竟自這麼容易的得到，不能不算有點運氣，

那麼，小小的拌兩句嘴，又算得了什麼呢！要達目的地便須受行旅的苦處，當然的！

過了幾天，他又在街上遇着了振華。因為他是獨自走着，所以跟她打了個招呼。

「文博士，」她微微一笑，「老些日子沒見了。父親正想找你談一談呢。爲那個差事，他忙極了，他要找你去，看看你還有什麼門路沒有。父親辦事專靠門路！」

「一半天我就到府上去，我也沒閒着，事情當然是！」她忽然截住了下半句。

「——門路越多越好？」她又笑了一下；「好，改天見！」

他沒還出話來。說不出來的他要怎樣恨這個女人，她的話永遠帶着刺兒；爲什麼一個女的會這樣討厭呢！他猛的唾了一口吐沫，像一出門遇上個尼姑似的那麼喪氣。

她的討厭還不止於說話難聽，一遇上她，他就馬上想用另一種眼光去從新估量

麗琳的價值。在這個時候，他能很冷酷的去評斷，而覺得麗琳像個毒蛇似的纏上了他身上。

自然，過一會兒，他又去找那個毒蛇，而把振華忘掉。可是，他不能完全放心了，他總想找出些麗琳的毛病來，不為別的，彷彿專為對得起良心。振華使她難堪，不安，慚愧，迷亂。他找不到麗琳的毛病，因為不敢去找，找到了又怎樣呢？莫若隨遇而安。可是，可是，振華的形影老在他心裏鬧鬼；他沒法處置麗琳，只好越來越恨振華了。

文 博 士

文博士願意知道而不敢尋問的是這麼一點事：麗琳是個又聰明又笨的女孩子。正像個目不識丁而很會擺棋打牌的人，她的聰明都用在了生命的休息室中。在讀書的時候，她就會跳舞，打扮，演戲！出風頭，鬧脾氣，當皇后。她的錢足以幫助她把這些作到好處。在功課上，她很笨。在高小，初中，高中，她都極勉強的能畢業；與其說她能畢業，還不如說學校不好意思不送個人情。她很想入大學，可是考不

上。她並不希望上大學去用功，而是給自己預備個資格，好能嫁個留學生之類的男人。錢，她家裏有；富商們，她已看膩了；所以願意要個留學生，或是有名的文藝家什麼的。她的那點教育僅僅供給了她這麼一點虛榮心。

除了這點教育，她的招數與知識十之八九得自電影與傷感的小說。她認為端着肩膀向男人們企圖最合規矩，一見面就互道愛慕最摩登；她的生活是一種遊戲，而要從遊戲中找到最動心的最高尚的快樂與榮譽；所作的都頂容易，低級；所要獲得的都頂高尚，光榮。像夏大的一朵草花，她只有顏色而無香味。

這些，已足使她作個摩登的林黛玉；穿着高跟鞋一天到晚琢磨着戀愛的好夢。在高小的時候，她已經有許多同性的愛人，彼此摟抱着吃口香糖。到了中學，她已會暗地裏寫情書，信寫得很壞，可是信紙頂講究。富家出情種，這並不能完全怪她。可是，她並不像林黛玉那樣講情，她所想到的便要實地的嘗試，把夢想的都要用手指去摸到。楊老太太時常叫來妓女給捶腰，麗琳有機會去打聽些個實際的問題。

所以，她的夢不完全是玫瑰色的幻想，而是一種壓迫，因壓迫而想去冒險。她不是浪漫詩人心中的白衣少女，她要一些真切的快樂。聞着自己身上的巴黎香水與香粉味兒，她靜靜的，又急躁的，期待着一些什麼粗暴的襲擊，像早天的草花等着暴雨。

楊家不斷的有留學生來，可是輪不到麗琳，她是「六」姑娘。從虛榮心上說，她只好忍耐的等着，她必須要個有外國大學的學位的青年。可是，她一天到晚無事可作，閒得起急，急躁使她甚至要把理想拋開，而先去解決那點比較低卑的要求與慾望，她請求陽老太太給她聘一位教師，補習功課，好準備考大學。來了位大學還沒畢業的姓朱的，給她補習英文算學。這位朱先生長得很平常，年歲可是不大。幾乎是他剛一進門，麗琳就捉住了他。不久，她便有了身孕。

文 博 士

身孕設法除掉了。她自己並不喜愛朱先生。她既沒意思跟他，楊家的人也就馬馬馬把他辭掉，他們知道自家的姑娘不是爲個大學學生預備的。

文博士來得很是時候。在麗琳的眼中，男子都相差不很多，只須有個學位便能使她自己與陽家的全家點頭。況且，文博士雖然不十分漂亮，可是並不出奇的難看呢。不，他不但是不難看，在她眼中他還有點特別可愛的地方。這並不是她愛與不愛，而是她由電影中看出來的。電影片中那些老實的規矩的丈夫，正像他，全是方方正正的，見稜見角的，中等的身材，衣裳挺素靜，說話行事都特意的討人喜歡……文博士有這項資格，那麼電影上既都是這樣，麗琳便想不出怎能不喜歡他的道理來。再一說呢，即使這個標準不完全可靠，她也不見得比以前來過的那些留學生難看，麗琳準知道她的二姐夫——留法的生物學家——長得就像驢似的，不過還沒那麼驢那麼體面。博士碩士並不永遠和風流英俊並立，她早看清楚。她不能放手文博士，即使他再難看一點也得將就着，她不能再等。況且，再等也未必不就等來個驢或猴子。就是他吧。她的理想，虛榮，急躁，標準，貞純，污濁，天真，老辣，青春，慾望，嬌貴，輕狂，凝在一處，結成一個極細密的網，文博士一露面就落在

網中了。自然文博士以爲這是步好運。

一五

唐先生幾乎把吃奶的力量都使出來了。自中秋後，到重陽，到立冬，他一天也沒開着。他的耳朵就像電話局，聽着各處的響動；聽到一點消息，他馬上就去奔走。過日子仔細，他不肯多坐車，有時候累得兩腿都懶的上床。不錯，他在表面上是爲文博士運動差事，可是他心中老想着建華。他是爲兒子，所以纔賣這麼大的力氣；雖然事情成了後，文博士伸手現成的拿頭一份兒，可是他承認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用不着發什麼沒用的牢騷。他知道大學畢業生找事的困難，而且知道許多大學畢業生一閒便是幾年，越閒越沒機會，因爲在家裏蹲久了，自己既打不起精神，別人——連同班畢業的學友——也就慢慢的把他忘掉，像個過了三十五歲的姑娘似的。唐先生真怕建華變成這樣的剩貨。哪怕建華只能每月拿五六十塊錢呢，大小總

是個事兒；有事纔有朋友，有事纔能創練，登高自卑，這是個起點。唐先生爲兒子找這個起點，是決不惜力的，這是作父親應盡的責任。給健華找上事，再趕緊說一房媳婦，家裏就只剩下振華與樹華還需要他操心，可也就好辦多了。對陽家的六姑娘，唐先生已死了心；健華的婚事應當另想辦法。這個決定，使他心中反覺出點痛快來。假若他早下手，六姑娘未必不能變成他的兒媳婦。雖然陽家的希望很高，可是唐家在濟南也有個名姓；雖然建華沒留過洋，到底也是大學畢業。唐先生設若肯進行，這件事大概總有八九成的希望。即使健華的資格差一點兒，可是唐先生的名譽與能力是陽家所深知的，衝着唐先生，婚事也不至不成功。可是，他沒下手，而現在已被文博士拿了去。去她的吧，她的嬌貴與那點歷史，唐先生都知道，好吧，教文博士去嘗嘗吧！想像着文博士將來的累贅，唐先生倒反寬了心；不但寬心，而且有點高興，覺得他是對得起兒子。把這件事這麼輕輕的，超然的，放下，他一心一意的去進行那個差事。這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成功以後，那就憑個人的

本事了。文博士能跳騰上去呢，好；掉下去呢，也好。唐先生不能再管。建華呢，有唐先生給作指導，必會一帆風順的作下去，由小而大，由卑而高，建華的前途是不成問題的。這麼想好，他幾乎預料到文博士必定會失敗，雖然不是幸災樂禍，可是覺得只有看到文博的失敗纔公道，纔足以解氣。好了，爲眼看這個事，他得拼命幫文博士的忙，因爲幫助文博士，也就是幫助建華。事情成了以後，那就各走各的了，唐先生反正對得起人，而不能永遠給文博士作保鏢的。

那個將要成立的什麼委員會有點像蝸牛，犄角出來得快，而腿走得很慢。委員既都是兼職，自然大家誰也不十分熱心去辦事，而且每個委員都想把會裏的專員拿到自己手中，因爲辦事的責任都在專員身上，多少是個勢力；即使不爲勢力，到底能使自己的人得個地位也是好的。大家彼此都知道手裏有人，所以誰也不便開口，於是事情就停頓下去。爭權與客氣兩相平衡，暫且不提是最好的辦法。

唐先生曉得這個情形，所以他的計畫是大包圍；直接的向每個委員都用一般大

的力量推薦文博士。然後間接的，還是同樣的力量，去找委員的好朋友，替文博士吹噓；然後，再用同等的力量，慢慢的在委員們的耳旁造成一種空氣，空氣裏播散着文博士的資格，學問，與適宜作這個事。一層包着一層，唐先生造了一座文博士陣。這個陣法很厲害：用一般大的力量向各委員推進，他們自然全不會挑眼。他們自己手裏的人既不易由袖中掏出來，而心目中又都有個非自己的私人的第三者，自然一經提出來，便很容易通過。他們還是非提出來個人不可，事情不能老這麼停頓着，況且四外有種空氣，像陣小風似的催着他們順風而下。在這陣小風裏刮來一位人，比他們所要薦舉的私人都高着許多，他們的私人都沒有文博士學位；爲落個提拔人才的美名，文博士當然很有些分量。

151

這個大包围已漸次佈置完密；用不着說，唐先生是費了五牛二虎的力量。難處不在四面八方去託人，而是在托得恰好合適。不至於使任何一角落缺着點力量，或是勁頭兒太多；力氣一不平均，準出毛病。所以，每去見一個人，他要先計算好這

個人的分量原有多麼大，在這件事情上所需要他的分量又是多麼大。這樣計算好，他更進一步的要想出好幾個這樣的人來，好分頭去包圍全體委員。好不容易！

不過，不管多麼困難吧，陣式是已經擺好。現在他只缺少一聲炮號。他需要個放炮的人，炮聲一響，文博士與建華便可以撒馬出陣了。他一想便想到焦委員。假若焦委員能在此時給委員會的人們每人一封信，或一個電報，都用同樣的話語，同樣的客氣；陣式已經擺好，再這麼從上面灑下件法寶來，事情便算是沒法兒跑了。他想跑一趟，去見焦委員。

可是，他又捨不得走，假若自己離開濟南，已擺好的陣式萬一出點毛病呢！謹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銘。況且，即使事情不能成功，這個陣式也不白擺，單看着牠玩也是好的，就如同自己作的詩，雖然得不到什麼報酬，到底自己哼唧着也怪好玩。什麼事情都有爲藝術而藝術的那麼一面兒，唐先生入了迷。打發建華去吧，又不放心；會辦事的人沒法兒歇一歇雙肩，聰明有時候累贅住了人，唐先生便是這樣

。既然不放心建華，他就更不放心文博士。文博士，在唐先生心中，只是個博士而已，講辦事還差得許多呢！振華是有主意的，可是唐先生不肯和她商議；近來他覺得女兒有點彆扭。她老看不起他的主張與辦法，他猜不透她是怎回事。大概是鬧婆婆家呢，他想。好吧，等把建華的事辦完了，再趕緊給她想辦法，唔！作父親的！他嘆了口氣。

恰巧，焦委員赴京，由濟南路過。唐先生找了文博士去，商議商議怎樣一同去見焦委員。火車只在濟南停半點鐘，焦委員——唐先生打聽明白——又不預備下車，他們只能到車上見他一面，所以得商量一下；況且想見焦委員的人絕不止於他倆，他倆必須商議好，怎樣用極簡單而極有效的言語，把事情說明，而且得到他的幫助。要不然，唐先生實在不想拉上文博士一同去。

見了文博士，唐先生打不起精神報告過去的一切。爲這件事的設計他自信是個得意之作，對個不相干的人他都想談一談；唯獨見了振華與文博士，他的心與口不

能一致，心裏想說，而口懶得張開。他恨文博士這樣吃現成飯，他越要述說自己的功績，越覺得委屈。所以，他莫若把委屈圈在肚子裏。

也幸而他沒說，因為文博士根本不預備聽這一套。文博士已和麗琳打得火熱，幾乎沒心再管別的事了。在初到楊宅去的時候，他十分怕人家不接受他。及至見着麗琳，而且看出成功的可能，他又懷疑了她，幾乎想往後退一退。趕到麗琳把他完全捉住，他死了心隨着她享受，好像是要以真正的愛去補救與掩飾自己來楊宅求婚的那點動機。麗琳給了他一切，他沒法再管束自己，一切都是白白拾來的，那麼遇上什麼就拾什麼好了，他不能再去選擇，甚至不再去思索，他迷迷糊糊的像作着好夢。他已經非及早的與他定婚不可了，定婚就得結婚，因為他似乎已有點受不了這種快樂而又不十分妥當的生活，乾脆結了婚，拿過錢來，好鎮定一下，想想自己的將來的計畫吧。他相信麗琳必有很多的錢。結婚後他必能利用她的錢去作些大的事業。這樣，麗琳的誘惑與他的甘心追隨，把他鬧得胡胡塗塗的；那點將來用她的錢

而作些事業的希望，又使他懶得馬上去想什麼。所以，他差不多把唐先生所進行的事給擱在了腦子後頭，既沒工夫去管，也不大看得起牠；他現在是度着戀愛的生活，而將來又有很大的希望，誰還顧得辦唐先生這點小事呢！

唐先生提到去見焦委員。嘔，焦委員，文博士倒還記得這位先生，而且覺得應當去見一見，縱然自己混身都被愛情包起來，也得抽出點工夫去一趙。事情成不成的沒多大關係，焦委員可是非見不可。焦委員是個人物，去見一見，專爲他回來告訴麗琳一聲也是好的。他很大氣的，好像是爲維持唐先生似的，答應了車站去一趙，至於見了焦委員，應當說什麼話，那還不好辦，隨機應變，用不着多商議。他覺得唐先生太囉哩囉嗦，不像個成大事的人。

155

文博士的神氣惹惱了唐先生。唐先生是不大愛生氣的人，而且深知過河拆橋並不是奇怪的事，不過他沒想到文博士會變得這麼快，彷彿剛得了楊家的便宜，就馬上覺得已經是個闊人了似的。連唐先生也忍不住氣了，唐先生給了他一句：「婚

事怎樣？」

文博士笑了，笑得很大真，就像小孩子拾着個破玩具那樣；麗琳對我可真不錯！告訴你！唐先生，我們就要定婚，不久就結婚，真的！一結婚，告訴你，我就行了！我先前不是說過，留學生就是現代的狀元，妻財祿位，沒問題！定婚，結婚，還都得請你呢，你是介紹人呀；你等着看我們的小家庭吧！以我的知識，她的排場，我敢保證，我們的小家庭在濟南得算第一，那沒錯！你等着吧，我還得求你幫忙呢。那什麼，」他看了看表，」就那麼辦了，車站上見，我還得到楊家去，到時候了，麗琳等着我看電影去呢！去不去，唐先生？」

唐先生的鼻子幾乎要被氣歪了，可是不敢發作，他還假裝的笑着，說：「請吧，我沒那個工夫，也沒那個造化！」

「外國電影，大概你也看不明白！連麗琳先前都有時候去看中國片，近來我算把她矯正過來了，而且真明白了怎樣欣賞好萊塢的高尚的藝術。教育程度的問題，

好，再會了，車站上見！」

唐先生氣得不知道怎樣的走到了家。他甚至於想到從此不再管這樣人與這樣的事。振華確是說對了；何不休息休息呢，爲這種穿着身洋皮兒的人去費心費力幹嗎呢！可是，到底還是得去費心費力，不爲別人，還不爲自己的兒子麼？有什麼辦法呢！

看完了電影，文博士爲是沒話找話說，把和唐先生會面的事告訴了麗琳。她曉得焦委員，並且爲表示自己的聰明，她還出了個主意：達靈，你去，要不然我去，找盧平福一趙，教他去見見焦委員；他比你去還強，他頂會辦事了。你看我的煙士什麼都是由他給買，他什麼也會。他結婚的時候還是焦委員給証的婚呢！達靈！咱們結婚請誰証婚呢？」

157

「至不濟也得像焦委員，那沒錯！」文博士並不認識一位這樣的人，可是話不能不這麼說；爲是免得她往下釘他，他改了話：「你看，笛耳，這個事值得一作

嗎？」

「焦委員給運動的事就值得作，盧平福原先走他的門子，現在還走他的門子。咱們不爲那回事，還不爲多拉攏拉攏焦委員？是不是？達靈！」

文博士非常的佩服麗琳這幾句話。並不是這幾句話怎樣出奇的高明，而是他覺得大家閩秀畢竟不凡：見過大的陣式，聽過闊人們的言談，久而久之，自然出口成章，就有好主意。這不是麗琳有多麼高的聰明，而是她的來派大，眼睛寬。假若看電影他須領導着她，那麼這種關係闊人們的事他還真需要她的幫助。這樣，不論她有多少缺點，反正爲他自己的前途設想，她的確是個好的幫手，不信就去問問振華看，她要有半點主意纔怪！別的暫且全放在一邊，就憑這一點，你就得去迷戀麗琳。這他纔曉得了什麼叫作出身，和牠的價值。對的，大家子弟，到底是另一個味兒，這無可否認。狀元可以起自白丁，可是作宰相的還得是世家出身。他自己這個狀元，需要個公主給他助威。他不能不慶賀自己的成功。一邁步就居然走上了正路，

得到麗琳。那麼，也就沒法子不更愛她了；他把「笛耳」改成了「笛耳累死駝！」

一六

車站上許多人等着見焦委員。文博士與唐先生的名片遞上去，還沒等到傳見，車已又開了。

唐生臉上的笑紋改成了憂鬱的摺疊，目隨着火車，心中茫然。火車出了站，他無可如何的嘆了口氣。他直覺的曉得自己苦心佈置的陣式，大概是一點用也沒有了。

159

文博士心中可是有了老底，他知道盧平福必能替他把話說到，他自己已見不見焦委員並沒多大的關係了。他急於回去找麗琳，去吻她，誇獎她。越感激她，他心中越佩服自己——假若自己沒有眼光，怎能會找到她呢？找到她便是找到了出路，一種粉紅色的道路，像是一條花徑似的，兩旁都是杜鵑與玫瑰。

盧平福見着了焦委員。會見的時候，恰巧有位那個什麼委員會的籌備委員也在車上，盧平福也識認他。盧平福一開口推薦文博士，焦委員微微的向那位籌備委員一點頭，籌備委員馬上橫打了鼻樑，表示出極願負責。

盧平福下車，那位籌備委員也跟下來：「盧會長！文博士的事交給我了！可是，有個小小的要求！族弟方國器——方國器，請記清楚了！——託我給找事不是一天了。文博士若是專員，他手下必須用個助手，方國器——方國器，請記清楚了！——就很合適。一言爲定，我們彼此分心就是了！」

盧平福點了頭。

找到文博士，盧平福把方國器交待過去。

文博士點了頭。

不多的幾天，文博士與方國器的事都發表了。

文博士的薪俸是每月一百八十元，另有四十塊車馬費。他不大滿意。就憑一位

博士，每月纔值二百二十塊錢，太少點！可是麗琳似乎很喜歡，他有點莫明其妙：以她的家管而把二百多塊錢看在眼里？能嗎？不，不能是爲這點錢。她必是，他想，願意他大小有個地位，既是博士，又是現任官，在結婚的時候纔顯着更體面，更易和楊家要陪送。是的，她一定是爲這個，這麼一想，他快活了許多。先混着這個事吧，結婚以後再想別的主意。他想應當早結婚。明年元旦就很合適。結婚以後，有了錢，有了門路，也許一高興還把這個專員讓給唐建華呢。他不承認自己有意騙唐先生，因爲事情雖然是由唐先生那裏得到的消息，可是到底是由盧平福給運動成功的；那麼，把建華一脚踢開，而換上方國器，正是當然的。唐先生自己應該明白這個，假若他是個明白人的話。不過呢，唐先生未必是個明白人，這倒教文博士心裏稍微有點不大得勁兒。好吧，等着將來自己有了別的事，準把專員的地位讓給建華就是了。

又到了楊家一趟，他開始覺出自己的身分來。每到楊家來，他總先招呼楊老太

太一聲，而後到麗琳屋中去。遇到楊老太太正睡覺，或是不大喜歡見客，或是出了門，他便一直找麗琳去，在楊老太太面前，他可以見着楊家許多人，可是誰也不大搭理他，有的是不屑於招待他，有的不敢向前巴結。在麗琳屋中呢，永遠誰也不過來，麗琳的厲害使大家不敢過來討厭。現在可不同了，大家好像都曉得作了官，男的開始跟他過話，女的也都對他拿出笑臉來，僕人們向他道喜討賞，小孩們吵嚷着叫他請客。有個新來的女僕居然撅着屁股給他請了個安：「六姑爺大喜！」招待大家全笑了，他自己不由的紅了紅臉，可是心中很痛快。

他這纔真明白了麗琳，麗琳的歡喜是有道理的，她懂得博士的價值，也懂得大家怎麼重視個官職，她既是鷄羣之鶴，同時又很能明白大家的心理，天賦的聰明！可惜她沒留過學，他想；可是假若她留過學，也許就落不到他手中了。凡事都有天定，而且定得並不離，以他配她，正好！他怎麼想，怎麼看，都覺得這件事來得很

情，

僕人們討賞，他沒法不往外掏，請客，也是該當的，可得稍微遲一遲。對這兩樣事，他無論怎樣可以獨自應付，也應當獨自應付，好給麗琳作點臉。

不過，一動自己的錢，彷彿就應該想一想，是不是從此以後，麗琳就把一切花費都推到她身上呢？若這是真的，他的心裏顫了一陣！大概不能，她哪能是那樣的入呢？把這個先放下，目前應花錢的地方還有許多；楊家的孩子們滿可以不去管，就是被他們吵嚷得無可如何，至多給他們買些玩藝與水果什麼的也就過去了。楊家的大人們可不能這麼容易敷衍，無論如何他得送楊老太太一些體面的東西，得請主要的男人們吃一回飯。這些錢是必須花的。送了禮，請了客，那麼婚事自然可以在談笑中解決了。緊跟着便是定婚，戒指總得買吧，而且不能買賤的；哼，鑽石的，將就能看的，得過千！即使能捨個臉，跟麗琳合股辦這個，自己也得拿五六百吧；哪兒找這些錢去呢？定婚以後，自然就得籌備結婚。辦場喜事，起碼還不得一千塊錢？即使小家庭的佈置統歸麗琳擔任，辦事的錢大概不能不由他出吧？至少他得

去弄一千五百元，纔能辦得下來這點事。楊家不會許他窮對付，他自己也不肯窮對付。可是一千五百塊錢似乎不會由天上掉下來。他有點後悔了，根本不應當到楊家來找女人，楊家花得起，而自己陪着都費勁哪！哪能不陪着呢，自己既是有了官職，有了固定的薪俸，他幾乎有點嫌惡這個差事了；這不是出路，而是逼着他往外拿錢！

退堂鼓是沒法打了。她與麗琳的關係已經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各奔前程的。再說呢，事情都剛開了頭，哪能就爲這點困難而前功盡棄呢。反之，只要一過這個難關，他必能一帆風順的闊起來，一定。看人家盧平福！盧平福若是借着楊家的勢力而能跳騰起來，文博士——他叫着自己——怎見得就弱於老盧呢！是的，連老盧現在見了面，也不再提什麼製造玩式，請他作個計畫了，可見博士的身分已經被大家認清了許多。那麼，讓他們等着看吧，文博士還有更好的玩藝呢，慢慢的一件件的掬給他們大家，教他們見識見識！

後悔是沒用的，也顯着太沒勇氣。他開始想有效的實際的辦法。對於定婚，他可以預支三個月的薪水。六百多塊錢總可以支轉住場面了。對於結婚，即使能作到與楊家合辦，大概也得預備個整數；借債似乎是必不能免的。先借了債，等結婚後再拿麗琳的錢去還上，自己既不吃虧，而又露了臉，這是『思想』，一點也不冒險。就這麼辦了；不必再思慮，這個辦法沒什麼不妥當的地方。浪漫，排場，實利，都一網打盡！沒想到自己會這麼聰明！一向就沒懷疑過自己的本事，現在可纔真明白了自己是絕頂聰明！

把這些決定了，他高高興興的去辦公。心中藏着一團憂火，與無限的希望，而身體又爲國家社會操勞服務，他無時無處不覺出點飄飄然要飛起來的意思；臉上的神氣很嚴重，可是心裏老想發笑，自己的莊嚴似乎已包不住心裏那點浮淺的喜氣。

委員會已過了唐先生所謂的『聽說』的時期，而開始正式的辦公，因爲已有了負

實辦事的專員。委員會的名稱是「明導會」。文博士是明導算員。委員們沒有到會辦事的必要，所以會所只暫時將就着借用齊魯文化學會的地方。文博士恨這個地方，一到這兒來他就想起初到濟南來的狼狽情形。爲解點氣。他一進門就把老楚開除了。老楚幾乎要給文老爺跪下，求文老爺可憐可憐；他連回家的路費都籌不出來，而且回到家中就得一家大小張着嘴挨餓；文老爺不可憐老楚，還不可憐可憐小魚子和小魚子的媽媽？文博士橫了心，爲求辦事的便利與效率，他沒法可憐老楚，老楚越央告，他的心越硬；心越硬，越顯着自己的權威。文博士現在是專員了。老楚含着淚把鋪蓋扛了走。

把老楚趕走，文博士想把文化學會的經費都拿過來，不必再由唐先生管理。可是心微微覺得不大好意思，既沒把建華拉到會中來，又馬上把唐先生這點剩頭給斷絕了，似乎太不大方。暫且擱一兩個月再說吧，反正這點事早晚逃不出自己的手心去。好吧，就算再等兩個月吧。唐先生應當明白，他想，他是怎樣的需要多進一點

錢。這不是他厲害，而是被需要所迫。

老楚走了，去了文博士一塊心病；不久就可以把文化學會的經費拿過來，手中又多少方便一些。他不再小看這個專員的地位了，同時也更想往上鑽營；專員便有這麼多好處，何況比專員更大的官職呢？是的，他得往上去巴結，拿專員的資格往上巴結，不久他——憑着自己的學位，眼光，與交際的手腕——就會層樓更上，發展，發展，一直發展到焦委員那樣！

他開始去拜見那些委員。他的神氣表示出來，你們雖是委員，我可是博士，論學問，論見識，你們差得多了！雖然他是想去巴結他們，可是他無心中的露出這個神氣來。他自己並不曉得，可是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文博士吃虧在留過學，留學的資格橫在他心裏，不知不覺的就發出博士的洋酸味兒來。見了委員們，他不聽着他們講話，而盡量的想發表賣弄自己的意見與知識。可是他的意見都不高明。頭一件他願意和他們討論的事是明導會的會所問題，他主張把那些零七八碎的團體全都逐

開，就留下文化學會。然後裏裏外外都油飾粉刷一遍，雖然一時不能大加拆改，至少也得換上地板，安上抽水馬桶，定打幾張寫字台與下片櫃等了。這些都是必要的改革與添置，都有美國的辦法與排場爲証，再其次，就是僕人的制服與訓練問題。在美國，連旅館的「不愛」都穿着頂講究的禮服或制服，有的還胸前掛着徽章；作事說話，一切都有規矩；美國是民主國，但是規矩必須講的。規矩與排場的總合便是文化。

委員們都見到了，他這片話越說越熟，連手式與面部的表情都有了一定的時間與尺寸。他自己覺得內容既豐富，說法又動人既能使他們佩服他的識見，又能看明他的交際的才能，他非常的高興。委員們心不在焉的聽着，有的笑一笑沒加可否，有的微微搖一搖頭，提出點反對的意見；比如說，那個知音國劇社就沒法兒辦，因爲在會的人都是有錢有勢力人家的子弟，便爲文博士願意找釘子碰的話，就去辦辦試一試。

文博士以爲事都好辦，只是委員們缺少辦事的能力，與不懂得美國的方法，所以把他的話作爲耳旁風。他和麗琳說。和方國器說，她與他都覺得博士的主張很對。『你看，是不是？他們沒到過外國，』博士熱烈的向麗琳與方國器訴說，『根本沒有辦法，所以我有辦法也沒用！我不灰心，我的方法還多着呢，慢慢的他們總有明白過來的那一天，哼！把委員們都送到美國去逛，先不談留學，只逛上一年半載的，見識見識，倒還真是個辦法呢！那個會所，那個會所！好，什麼也不用說了，教育的問題！』文博士點着頭，讚嘆着，心裏想好，而沒往外說；幸而他們找到我這麼個博士，不然的話。……



文 博 士

著 者

老

舍

發 行 者

作 者 書 社
香 港 出 雲 路 九 號

代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民 國 三 十 年 一 月 上 旬 三 版

每 冊 實 價 港 幣 九 角

九
角

上海
¥0.90
種